









游俠傳第六十二

班固

漢書九十五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穎師古注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州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

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師古曰覦幸也覦欲也幸得其所欲也覦音翼

又音諭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權不

移於下也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脩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

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

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師古曰齊桓晉文周之二霸也陪重也

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疆師古曰力政者棄背禮義專任威力也從

音子系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

春申師古曰錄讀與由同信陵君魏無忌平皆藉王公之

執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師古曰謂孟嘗君用雞鳴而得亡出關因狗盜

而取白裘也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師古曰魏

齊虞卿之交也將為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

平原之急師古曰素兵圍趙趙相平原君告急於無忌無忌因如解以竊兵符矯魏儲侯命代晉鄙為將

而令朱亥殺晉鄙遂率兵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益

擊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師古曰益挺持也擊右手腕字也四豪即魏信陵以下也

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

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師古曰匡正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

乘而吳淠淮南皆招實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

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也。竊於閭閻權

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覲而慕之。雖其陷於刑

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師古曰季路

姓仲名由衛人也衛有蒯賸之亂季路聞之故入赴難遇

孟鯨石乞以戈擊之斷纓季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

死仇牧宋大夫也宋萬殺閔公仇牧聞之趨而至手劍而

北之萬臂擊仇牧碎首齒著于明闔言游俠之徒自許節

操同於季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師古曰論語載

在刑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繇知禁

而反正乎。師古曰視讀曰由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臯人也。

師古曰伯讀曰霸下皆類此

而六國五伯之臯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

之臯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其臯

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師，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雄，閭里之俠，原涉為魁。

師古曰魁者斗之所

用盛而杓之本也故言根本者皆云魁

朱家魯人，高祖同時也。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臧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

孟康曰有德於人而不自美者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也師古曰飲沒也謂不稱顯言

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

過。向牛。晉灼曰。物抗也。物中小牛也。師古。專趨人之急。

甚於已。私。師古曰。趨。趨也。既陰。抗。李布之危。及布尊貴終身。

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楚田仲以俠聞。父事朱家。

自以為行弗及也。田仲死。後有劇孟。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為資。劇孟以俠顯。吳楚反。

時。條侯為太尉。乘傳東將。師古曰。乘傳車而東出。至河南。

得劇孟書。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

已。師古曰。已。語終辭。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劇孟行。

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

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符離王孟亦以俠稱江淮

之間師古曰符離是時濟南閻氏陳周膚亦以豪聞

音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母辟陽翟

薛况陝寒孺紛紛復出焉師古曰代郡白姓非一家也故

翟屬穎川陝即今陝州陝縣也薛况寒孺皆人姓名也薛讀曰避

郭解河內軹人也師古曰善相人許負外孫也解父任

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靜悍師古曰性沈不飲酒少時陰

賊感師古曰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不快意所殺甚衆

以軀藉友報仇師古曰藉謂借也臧命作姦剽攻師古曰

亡命之人也剽劫也攻謂穿窬而盜也剽音匹妙及休乃鑄錢掘冢師古曰不報

豕也。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

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喜為俠益甚。師古

口自好。喜為此名。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師古曰振謂舉救也。矜夸也。喜音許吏反。

持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心本猶言本心也。

也。睚音崖。眦音漬。睚眦又音。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讎。

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執。師古曰與入飲使之酌非其

任。彊灌之。師古曰盡也。酌音其人不飲而使盡爵乃強人灌之。故怨怒之。酌音子笑反。彊音其兩反。

怒刺殺解姊子。去亡。解姊怒曰。以翁伯時。人殺吾子。賊不

得。師古曰翁伯解字也。棄其尸道旁。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

處。師古曰微同。問之也。賊窘自歸。師古曰窘困急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

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師古曰除去其罪也去音丘呂反臯其姊子收而

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師古曰多猶重也益附焉解出人皆

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

屋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師古曰邑屋猶舍也彼何臯乃陰

請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脫之師古曰踐更為踐更之卒也脫免也

更音工衡反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師古曰直當也次當為更也數音所角反

恠之問其故解使脫之箕踞者廼肉袒謝臯少年聞之愈

益慕解之行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以十數終

不聽師古曰居中間為道地客廼見解解夜見仇家仇家

曲聽師古曰屈解謂仇家吾聞洛陽諸公在間多不聽今

子幸而聽解。解禁何從。它縣奪入邑賢大夫權乎。迺夜去。

不使人知。曰且毋庸待我去。令洛陽豪屠問迺聽。師古曰

且無用休待各陽豪解為入短小恭儉。出未嘗有騎。師古曰

更言之迺從其言也隨也。不敢乘車入其縣廷。師古曰所之旁郡國為人請

求事。事可出。出之。如淳曰事可為不可者各令厭其意。師古曰

音一厭滿也然後迺敢嘗酒食。諸公以此嚴重之。爭為用。邑

中少年及旁近縣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

之。師古曰舍止也言解多城亡命喜事少年與解同志者

及徙豪茂陵也。解貧不中訾。師古曰中充也言訾財不充

下亦同。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

解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師古曰將軍為之解徒言是為其所使也

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入楊季主子為縣掾鬲之師古曰鬲塞其

送不令解得之也鬲與鬲同解兄子斷楊椽頭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

不知聞聲爭交驩師古曰知知邑人又殺楊季主季主家上

書人又殺闕下師古曰於闕下殺上書人上聞迺下吏捕解解亡置其

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籍少翁素不知解因出關師古

曰出解於闕也籍少翁已出解解傳太原所過輒告主人處吏逐

迹至籍少翁少翁自殺口絕久之得解窮治所犯為而解

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

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舌吏以責解解

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為誰。史奏解無辜。御史大夫

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廷挾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

辜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遂族解。自是

之後，俠者極衆而無足數者。然聞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

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師古曰：中讀音曰仲。太原魯翁孺臨

淮兒長鄉。師古曰：兒音五奚反。東陽陳君孺雖為俠而恂恂有退讓

君子之風。師古曰：恂音荀。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

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師古曰：據京師而言，指其東西南北謂也。姓佗名羽字公子佗古他字。

南陽趙調之徒盜跖而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廼鄉者

朱家所蓋也。師古曰：鄉讀曰嚮。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師古曰萬音拒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

章在城西柳市師古曰漢官闕疏云細柳倉有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為京

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師古曰章從京兆也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

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遂循甚懼其後京兆不復從也師古曰

章曰更不以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門車常接轂

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勢免官徙歸故郡顯貲巨萬當

去留牀席器物數百萬直欲以與章章不受賓客或問其

故章歎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師古曰石顯所哀憐石君家破

不能以安也師古曰言力不能救而受其財物此為石氏之禍萬

氏反當以為福耶諸公以是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為京

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箭張回服虔曰作箭者姓張名回酒市趙君都

賈子光市服虔曰酒市人也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也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為醫長安出入貴

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共謂

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官學卒繇是辭其父學經傳師古曰繇讀與

由為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

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師古曰不唯護盡相經過也

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

親而敬眾以是服為入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

皆竦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

卿脅舌言其見信用也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

歌之曰五侯治喪樓君卿父之平阿侯舉護方正師古曰王譚也

為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師古曰官以物假貸貧人今護監之貸音吐載反多持

幣帛過齋上書求上先人家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疏與

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為天水太守數

歲免家長安中時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罷朝欲候

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

家挾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

曰不宜彊諫及雨立閭巷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以它職

事去主簿終身廢黜後護復以薦為虜漢太守元始中王

樓護賣交殖賊小人之
尤乃鄭解而不為者以
入游俠庶稱若矣

莽為安漢公專政莽長子宇與其兄呂寬謀以血塗莽第

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呂寬亡寬父素與

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以事實語也到數日名捕寬詔

書至師古曰舉姓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為前輝光師古

分三輔置前輝光後丞烈以護為之輝音暉封息鄉侯列於九卿莽居攝槐里

大賊趙朋霍鴻等羣起延入前輝光界護坐免為庶人其

居位爵祿賂遺所得亦緣手盡既退居里巷時五侯皆已

死年老失勢賓客益衰至王莽篡位以舊恩召見護封為

樓舊里附城師古曰莽為此爵而成都侯商子邑為大司

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護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

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師古曰言以父禮事

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坐師古曰鄉讀曰嚮字謂邑曰

公子貴如何蘇林曰邑字公子也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

與呂公妻與呂媪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

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

遂養呂公終身護卒子嗣其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

相隨博奕師古曰博六博奕圍碁也數負進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解在高紀一

說進勝也帝博而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迺

賜遂繭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

遵非俠乃酒豪也

八朝志

小史

林

古史皇錄名進而此紹不詳之蓋

君寧時在旁知狀師古曰史皇孫名進而此詔不諱之蓋

云妻知負博之狀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

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徵遂為京兆尹至廷尉遵少孤與

張竦伯松俱為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

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為後進

冠如溥曰為後進並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馬小車不

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

醉歸師古曰言每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師古曰案

罰之也適讀曰侍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

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

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遵師古曰優禮賢士而尤敬重遵謂西曹此

入失度士柰何以小文責之廼舉遵能治三輔劇縣補郁

夷令師古曰右扶風之縣久之與扶風相失師古曰意不相得也自免去槐里

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為校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侯居

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

桀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若酒師古曰者讀曰嗜每大飲

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師古

曰既關閉門又投車轄也而說者便欲改轄字為館嘗有

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驚候遵露醉時突入

見遵母師古曰露溼言其大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

醉也露音竹占反

狀母廼令從後閣出去師古曰以其前門閉故從後閣出之也。遵大率常醉

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

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比日減去。以為榮。師古曰去亦

反又音舉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師古曰懷來也謂招來而

禮時列矣。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

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王莽素奇遵材。

在位多稱譽者。繇是起為河南太守。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既至官當

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

几。師古曰馮讀曰憑口占書吏且省官事。師古曰占隱也口隱其辭以授吏也古音之

贍反。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數月免。初遵為河南

太守而第級為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

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遵兄弟幸得

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以舉直

察枉宣揚聖化為職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

巷師古曰藩車車之有屏蔽者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誥謳遵起舞跳梁

頓仆坐上暮因留宿為侍婢扶卧遵知飲酒飲宴有節師古曰

曰宴食曰飲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濁肴師古曰湛讀

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汙印鞞師古曰此鞞謂印之組也惡不可忍

聞臣請皆免遵既免歸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師古曰

故其久之復為九江及河內都尉此三為二千石而張竦亦

至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以列侯歸長安棘廬貧

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師古曰質

也正而遵晝夜呼號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師古曰屬連續

也屬音音欲反先是黃門郎楊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為酒

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

師古曰眉井邊地若人目上之有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

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纏微一旦東礙為甍所輻師古曰纏微井索也

而為井甍所擊則破碎也東音上綃擊也言瓶忽懸礙不得下

又雷諸家之說或以東為甍或音衛甍音側反身提黃泉骨肉為泥師古

日提擲也擲入黃泉師古曰自用如此不如鴟夷師古曰鴟夷韋

勝也師古曰滑稽園轉縱捨無 盡曰

盛酒人復借酌師古曰盡 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師古曰天

也載酒食故有鷓夷 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

乎師古曰繇讀與 遵大喜師古曰喜好愛 常謂張竦吾

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師古曰約 不敢差

跌師古曰跌 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師古曰湛 官爵功

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師古曰顧念也 竦曰人各有性

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

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及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

陽師古曰左馮 竦為賊兵所殺李奇曰竦知有賊當去會

桓譚曰為通人之兼也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為大司馬護軍與歸

德侯劉颯俱使匈奴鄧展曰颯音力單于欲脅誅遵遵陳利害為

言曲直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遵留朔方為賊所敗

時醉見殺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以豪桀自陽翟徙茂陵師古曰陽翟頰

川之涉父哀帝時為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

官賦歛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產業時又

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家廬三年

縣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為議曹師古曰禮畢行喪終服也衣冠

慕之輻輳為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為谷口令師古曰馮翊之縣

今之雲陽谷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先是涉

口是其處也李父為茂陵秦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報

仇谷口豪桀為殺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

安五陵諸為氣節者皆歸慕之師古曰五陵謂長陵安陵

都賦曰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是知霸陵杜陵非此五陵之

數也而說者以為高祖以下至茂陵為五陵失其本意

涉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聞門師古曰閬字與在所

間里盡滿客或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脩以

行喪推財禮讓為名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

放縱為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

約敕之時意延慕宋伯姬及陳孝婦

師古曰伯姬魯宣公女嫁於宋恭公恭公

卒伯姬寡居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火左右曰夫人少選

卒伯姬寡居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火左右曰夫人少避
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逮於火而死

陳孝婦者其夫當行戒屬孝婦曰幸有老母吾若不來汝
善養吾母孝婦曰諾夫果死孝婦養姑愈固其父母將取

嫁之孝婦固欲自殺父母懼而不取遂使養姑淮陽太守
以聞朝廷高其義賜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號曰孝婦

不幸豈為盜賊所汙遂行淫夫師古曰夫失其非禮然不

能自還吾猶此矣師古曰還讀曰旋謂反歸故標涉自以為前讓南陽賻

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廼大治起家舍

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

兆仵涉慕之廼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仵人不肯從謂

之原氏仵費用皆印富人長者師古曰印音牛向反然身衣服車馬

纔具妻子內困專以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為務人嘗置酒

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

此里之涉即往候叩門家哭涉因入予問以喪事家無所

有涉曰。但潔掃除沐浴待涉。還至主人對賓客歎息曰。人

親卧地不收。涉何心。鄉此。師古曰。鄉。顧徹去酒食。賓客爭

問所當得。涉廼側席而坐。師古曰。禮有憂者側席而削。讀

為疏。師古曰。讀木簡也。疏音所慮反。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食之物。分付

諸客。師古曰。音扶。諸客奔走市買。至日。晷皆會。

音徒反涉親閱視已。謂主人。願受賜矣。既共飲食。涉獨不飽。

廼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為棺斂勞。俟畢葬。師古曰。勞

賓客也。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贍反。勞音郎。到反。俟音郎。代反。其周急待人如此。後人有

毀涉者曰姦人之雄也喪家子即時刺殺言者賓客多犯

法畢過數上聞王莽數收繫欲殺輒復放出之涉懼求為

卿府掾史欲以避客文母太后喪時守復上校尉蘇林曰

后元已為中郎后免官涉欲上冢不欲會賓客密獨與故

人期會涉單車啟上茂陵師古曰與驅同毆投幕入其里宅因自

匿不見人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爭言斫傷屠者

亡是時茂陵守令尹公師古曰守茂陵今未真為之新視事涉未謁也

聞之大怒知涉名豪欲以示眾厲俗遣兩吏督守涉至日

申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為會涉所與期

上冢者車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尹公不聽諸豪

則曰原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

臯於君威亦足矣其公許之涉如言謝復服遣去師古曰涉如

故著衣服也初涉與新豐富人祁大伯為友大伯同母弟復音扶日反

王游公素嫉涉時為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以守令奪原

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為府吏涉刺客如雲殺

人皆不知主名可為寒心涉治冢舍奢僭踰制臯惡暴著

主上知之今為君計莫若墮壞涉冢舍條奏其舊惡師古曰墮

毀也音火規反君必得真令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莽

果以為真令涉繇此怨王游公選賓客遣長子初從車二

十乘劫王游公家游公母即祁大伯母也諸客見之皆拜

按及字衍

傳曰無驚祁夫人遂毀游公父及子斷兩頭去師古曰

按及字衍

傳曰無驚祁夫人遂殺游公父及手斷兩頭去師古曰殺游公及其

父涉性略似郭解外温仁謙遜而内隱師古曰隱匿其情也好望睦

眦於塵中獨死者甚多王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弟多薦

涉能得士死可用莽迺召見責以墨忌赦貴師古曰賞拜謂寬其罪拜

鎮戎大尹天水太守涉至官無幾長安敗師古曰無幾言無多時也幾音

反居豈郡縣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石長吏以應漢諸假號

素聞涉名爭問原尹何在拜謁之時莽州牧使者依附涉

者皆得活傳送致涉長安更始西屏將軍申屠建請涉與

相見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冢舍者為建主簿涉本

不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復

相怨涉曰尹君何壹魚肉涉也師古曰言以涉為涉用是

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亡去由屠建內恨恥之陽言吾欲

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以一吏易之哉賓客通言今涉自

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十乘共送涉至獄建遣兵道檄

取涉於車上師古曰檄要也音工堯反送車分散馳遂斬涉縣之長安

市師古曰縣其首自哀平間郡國處處有豪桀然莫足數其名聞

州郡者霸陵杜君敖池陽韓幼孺馬領繡君賓西河漕中

叔皆有謙退之風師古曰馬領北地之縣繡漕皆姓也漕音才到反中讀曰伯王莽居

攝誅鉅豪俠名補漕中叔不能得師古曰指其名而補之素善強弩

將軍孫建莽疑建藏匿遂以問建師古曰建者以常語謂之不以責也反音敷

及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以塞責莽性果賊無所容忍然
重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復以俠聞於世云

游俠傳第六十二





Vertical text column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seal.

Vertical text column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seal.

Vertical text on the far left edge of the page.

Vertical text on the far left edge of the page.

Vertical text on the far left edge of the page.

漢書卷六十三

班固

漢書九十三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此兩人非

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師古曰婉順也媚悅也與上卧起公卿皆因

關說師古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亦如行者之有關津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駿

驥貝帶師古曰以駿驥毛羽飾冠海貝飾帶駿驥即傳脂驚鳥也駿音峻驥音儀說在司馬相如傳

粉化閔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其後寵臣孝文時士人

則鄧通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師古曰姓北宮名伯子也孝武時士人

則韓嫣師古曰嫣音偃宦者則李延年孝元時宦者則弘恭石顯

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淳于長孝哀時則有董賢孝景昭宣

時皆無寵臣。景帝唯有郎中令周仁。昭帝時駙馬都尉程

侯金賞師古曰程嗣父車騎將軍日磾爵為侯。二人之寵

取過庸不篤師古曰纔過於常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彭

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尊位彭祖以舊恩封陽

都侯出常參乘號為愛幸其人謹敕無所虧損師古曰為

其小妻所毒薨國除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師古曰濯船能持

文帝嘗夢欲上天不

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師古曰衣尻

帶尻上而居革覺而之漸臺師古曰覺謂寢寐之寤也未央

殿西南有蒼池池中有漸臺覺

音正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師古曰默而視見鄧通其衣

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

甚說師古曰說尊幸之日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師古曰專

願謹曰愿音原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鉅萬以十

數師古曰每賜輒鉅官至上大夫文帝時聞如通家遊戲

行師古曰間謂投隙私然通無他技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

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

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

師古曰嚴道屬蜀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難

鄧通常為上嗽吮之師古曰嗽音山角上不樂從容問曰

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

太子昔齒齕其膿血。太子齕齕也齕出音仕客反。太子齕齕而色難之已而

聞通嘗為上昔之太子斬繇是心恨通。通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下類此及

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徽外

鑄錢師古曰徽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徽塞者下以障塞為名徽者取徽遮之義也徽音工鈞反

吏驗問頗有遂師古曰遂成其罪狀。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尚負責

數鉅萬張晏曰顧人采銅鑄錢未還庸直而會沒入故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積其前後所犯合沒官者數多

除其見在財物以外尚有負官數鉅萬故。長公主賜鄧通

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

公主乃令假衣食晉灼曰使假貸而私為償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公主給其衣食也而號云假

借之耳非通自有也恐吏沒入錢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故託云然此所謂不得名一錢

趙談者以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不比

鄧通

韓嫣字王孫弓高侯積當之孫也武帝為膠東王時嫣與

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聰慧上即

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古曰言人故益尊貴官至上

大夫賞賜擬鄧通師古曰始時嫣常與上共卧起江都王

入朝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趣道未行師古曰趣

子未出也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

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首師古曰去其從者而嫣驅不

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師古曰還將入封於天子也

宿衛比韓嫣太后繇此街嫣媽侍出入永巷不禁師古曰言上恐

其出也以姦聞皇太后太后怒使使賜媽死上為謝終不能

得媽遂死媽弟說亦受幸師古曰說讀曰悅以軍功封案道侯巫

盟時為戾太子所殺子增封龍雉侯師古曰維字或作嶺大司馬車

騎將軍自有傳師古曰在韓信傳末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師古曰樂人也延年坐

法腐刑給事狗監中師古曰掌太子之拘於其中供事也女弟得幸於上號

李夫人列外戚傳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

諸祠欲造樂公同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

造詩為之新聲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延年繇是貴為協

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與上卧起其愛幸埒韓馮師古曰埒

等父之延年第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李夫人卒後其

愛弛師古曰弛解也音式爾反上遂誅延年兄弟宗族是後寵臣大臣

外戚之家也師古曰氏歸也音丁禮反衛青霍去病皆愛幸然亦以功

能自進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為中黃

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

為請奏能稱其職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

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

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師古曰少骨肉之家也精專可信任

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

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

傷人師古曰詭違也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師古曰被加初也音皮義反

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

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辟師古曰辟讀曰辟建白以為

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師古曰立此宜以通明公正處

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

古不近刑人師古曰禮刑人不元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

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黜不得復進用語在望之

間言事。上聞，遂言顯專權。

師古曰：顯與專同。其下類此。

天子大怒，罷遂

歸郎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遂。兄大鴻臚野王行

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

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

師古曰：公度，過也。未後宮親以

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

師古曰：言不見此理。

延下詔嘉美野王，廢

而不用。語在野王傳。顯內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

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已。

師古曰：間，音工覓反。

延時歸誠，取一

信以為驗。顯嘗使至諸宮，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

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披夜還，稱詔開門入

後，果有上書告顯，顯命矯言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

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師古曰過猶誤也屬委也屬音

反之欲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

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眾師古曰稱任音尺孕反

天下之怨師古曰任猶當也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

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師古曰財以此全活小臣天子與裁同

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訾一萬

萬師古曰賂遺謂百官羣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下所遺也訾讀與賞同

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姍已師古曰姍言訕字訕

謗也音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瑯邪貢禹為諫大夫顯使

入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

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為不妬。譖望之美。顯之設

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元帝晚節寢疾。師

日晚節猶言未時也。定陶恭王愛幸。顯擁袖太子。頗有力。元帝崩。成

帝初即位。遷顯為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

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宰梁陳順皆免官。顯

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滿不食。道病死。師古曰滿讀諸所交

結以顯為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

中丞伊嘉為鴈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鴈。鹿徙菟。去牢與

陳實無費。師古曰實讀口價。

淳于長字子孺。魏郡元城人也。少以太后姊子為黃門郎。

未進幸會大將軍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丞左右甚有錫

舅之恩鳳且終以長屬託太后及帝師古曰屬前之故反帝嘉長義

拜為列校尉諸曹遷永衡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久之趙

飛燕貴幸上欲立以為皇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難之長主

往來通語東宮師古曰主猶專歲餘趙皇后得立上甚德之廼追

顯長前功下詔曰前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陵罷

弊海內師古曰罷讀曰疲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止徙家及故處師古

曰陵置邑徙人以實之長朕以長言下公卿議者皆合

長計首建至策民以康寧師古曰康安也其賜長爵關內侯後遂

封為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

賜亦索鉅萬師古曰索古累字也其下亦同多畜妻妾淫於聲色不奉法

度初許皇后坐執左道廢處長定宮而后姊嬖為龍頰思

侯夫人晉灼曰嬖音靡寡居長與嬖私通因取為小妻許后因嬖

賂遺長欲求復為健仔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

千餘萬詐許為白上立以為左皇后嬖每入長定宮輒與

嬖書戲侮許后嬖易無不言師古曰嬖易也交通書

記賂遺連年是時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

輔政數歲久病數之骸骨長以外親居九卿位次第當代

根根兄子新都侯王莽心害長寵私聞長取許嬖受長定

宮賂遺莽侍曲陽侯疾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當

代輔政至對衣冠議語署置

師古曰自謂當輔政故豫言其人為其官其人主其事

具言其臯過根怒曰即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

故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宮

師古曰趣讀曰供

莽求見太后具言長

驕佚

師古曰佚讀與逸同欲代曲陽侯對莽母上車

師古曰莽母於長舅之妻也上

於前上言不敬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

怒曰兒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廼免長官遣就國初

長為侍中奉兩宮使親密

師古曰言為使者傳言語於工太后及帝若立趙飛燕之類系

陽侯立獨不得為大司馬輔政立自疑為長毀譖常怨毒

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也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

師古曰嗣子謂

嫡長子當為嗣者也長以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為長言於是天子

疑焉。下有司案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

有大姦，遂遠長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母長定宮。師古

曰母古謀立左皇后，畢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

浦。母若歸故郡。師古曰若工陽侯立就國將軍卿大夫郡

守坐長免，罷者數十人。莽遂代根為大司馬，久之還長母

及子酺於長安。師古曰酺音蒲後酺有臯，莽復殺之，徙其家屬歸

故郡。始長以外親親近。師古曰親近謂近幸其愛幸不及

富平侯張放，放常與上卧起，俱為微行出入。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為御史，任賢為太子舍人。哀

帝立賢隨太子官為郎。師古曰東官官屬隨例遷也二歲餘賢傳漏在

殺下師古曰傳為人美麗自喜師古曰哀帝望見說其

儀貌師古曰說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

拜為黃門郎繇是始幸問及其父為雲中候即日徵為霸

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愛日甚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

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系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卧起

嘗晝寢偏藉上褻師古曰藉謂身卧上欲起賢未覺師古曰

寢之寤也音工効反不欲動賢迺斷褻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

和使辟善為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

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藉殺中止賢廬師古曰廬

處也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賢女弟以為昭儀位次皇

后更名其舍為椒風以配椒房云

師古曰皇后殿稱椒房欲配其名故云椒風

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

各予萬數遷賢父為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復徙為衛尉

又以賢妻父為將作大匠弟為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為賢

起六第北闕下重殿洞門

師古曰重殿謂有前後殿洞門謂門門相當也皆借天子之制

度者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綵錦師古曰檻謂軒

也徒音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

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廼其副也及至東園

祕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師古曰東園署名也漢舊儀云東園祕器

作棺梓素木長二丈崇廣四尺珠襦以珠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縷要以下玉為柙至足亦縫以黃金為縷

又令將作為賢起家瑩義陵旁內為便房剛之柏也師古曰柏題湊孟康

題湊解在霍光傳外為微道周垣數里門闕采魚甚盛上

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

謁祠祀祝詎師古曰謁者后之名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

寵為因賢告東平事者廼以其功下詔封賢為高安侯躬

宜陵侯寵方陽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賢二千戶丞

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寃甚惡躬等數諫爭以賢為亂國制

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即位祖母傳太后母丁太后

皆在兩家先貴傳太后從弟喜先為大司馬輔政數諫失

太后指免官上舅丁明代為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

丞相王嘉死明甚隣之上。帝重賢欲極其位。師古曰而恨

明如此遂冊免明曰前東平王雲貪欲上位祠祭祝詛雲

后舅伍宏以鑿待詔與校秘書郎楊閣結謀反逆禍甚迫

切。賴宗廟神靈重賢等以聞咸伏其辜將軍從弟侍中奉

車都尉吳族父左曹屯騎校尉宣皆知宏及栩丹諸侯王

后親。師古曰樹姓也音許羽反而宣除用丹為御屬吳與宏交通厚善

數稱薦宏宏以附吳得興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師古

曰幾音反朕以恭皇后故不忍有云。師古曰恭皇后謂將軍

位尊任重既不能明威立義折消未萌。師古曰未萌謂又

不深疾雲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為宣吳。師古曰以君上

為非懷此心也

反痛恨雲等揚言為羣下所寃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可

惜也師古曰見賢等獲封極幸嫉妬忠良非毀有功於戲

傷哉師古曰於讀曰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師古曰將謂

是以季友鳩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師古曰李

友魯桓公少子莊公母弟也叔牙亦桓公子莊公有疾叔

牙欲立其同母兄慶父故季友使鍼季鳩之公羊傳曰季

子殺凡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弟君臣之義也趙盾晉大夫

趙宣子也靈公欲殺之宣子將出奔而趙穿攻靈公於挑

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

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

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朕閱將軍陷于重刑故以書

飭師古曰飭與勅同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相嘉相比師古曰此

音頻寐反今嘉有依得以罔上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噉

膚之恩未忍

孟康曰易曰噬膚滅鼻噬食也膚膏也喻爵祿恩澤如之不忍誅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易

噬嗑卦九二爻辭曰噬膚滅鼻噬膚者言自齧其肌膚詔云為明是恭后之親有肌膚之愛是以不忍加法故引噬

膚之言也其上票騎將軍印綬罷歸就第遂以賢代明為大司

馬衛將軍冊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公以為漢輔往

悉爾心統辟元戎師古曰悉盡也統領也辟君也元戎大

亦折衝綏遠正庶事允執其中天下之眾受制於朕以

將為命以兵為威可不慎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是時賢年二十二

雖為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宜

在卿位徙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為駙馬

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傳之右矣師

曰右也明年匈奴單于來朝宴見羣臣在前單于怪賢年少

以問師古曰傳譯師古曰傳語之人也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

單于迺起拜賀漢得賢臣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時賢

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

賢私過光光雅亦誼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

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

車迺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

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侔

矣師古曰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侔等也

哀帝為太子時為庶子得幸及即位為侍中騎都尉上以

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閔為中常

侍閔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為郡守病免為中郎

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閔為賢弟駙馬都

尉寬信求咸女為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閔曰董公為大

司馬毋文言允執其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

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也蓋成

謂自閔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迺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

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是意不說

師古曰說後上置酒麒麟殿師古曰在未央宮賢父子親屬宴飲

王閔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師古曰言酒在體中從容

見賢矣師古曰從容言去聲單聲可知

視賢笑

師古曰從音千容反

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闕進曰天下廼

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

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左右皆

恐於是遣閑出後不得復侍宴賢第新成功堅

師古曰言盡功力而

作之極堅半也功字或作攻

政治也言作治之甚堅半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

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以

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

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

甚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

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出宮殿司馬中賢不知所為詣闕

免冠徒跣謝。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即闕下冊賢。師古曰即日就也。

間者以來陰陽不調。蠶害並臻。師古曰蠶古災字。元元蒙辜。師古曰蒙

被也。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疾賢未更事理。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

為大司馬不合衆心。非所以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印

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

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詆視。師古曰謂發冢取其棺也。詆驗也音軫。莽復風

大司徒光奏賢。師古曰風讀曰諷。光孔光也。質性巧佞。翼姦以獲封侯。

師古曰翼進也。父子專朝。兄弟並寵。多受賞賜。治第宅。造家壙。放

效無極。不異王制。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徃反。費以萬萬計。國家為空虛。

父子驕蹇。至不為使者禮。師古曰言不敬天子之使。受賜不拜。臯惡暴

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等不悔過，乃復以沙畫棺。師古曰以

朱砂塗之而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

衣珠，璧以棺。師古曰以此物棺至尊無以加。恭等幸得免。

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為官者

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長安

中小民謹譁，鄉其躬哭，幾獲盜之。師古曰陽往哭之實欲

翼縣官斥嘗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既見發羸，診其尸

師古曰羸露形也音即果反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刻去大司

馬府賞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而大怒，以它臯擊殺

詡。詡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而王閔王莽

時為牧守所居見紀莽敗乃去官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

表商容之間師古曰商容賢人閔修善謹敕兵起吏民獨不爭其

頭首今以閔子補史至墨綬平官蕭咸外孫云

贊曰柔曼之傾意師古曰曼澤也言其質柔而色理光澤也非獨文德蓋亦有

男色焉觀籍閔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甚父子並

為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師古曰言本不以德進繇

讀與由同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

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師古曰釁謂間隙也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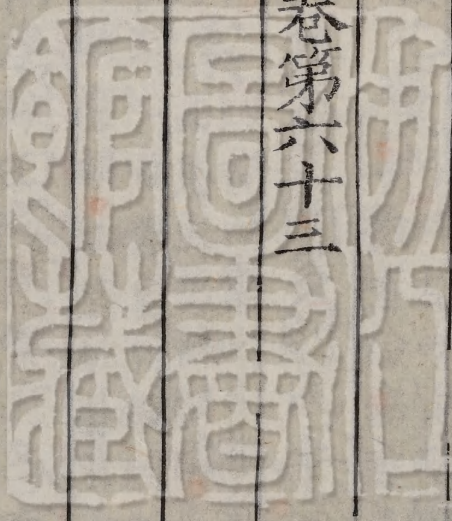
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撓師古曰撓弱也一朝

帝崩後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傳流放幸及母后奪位幽廢

師古曰謂貶皇太后趙氏為孝成皇后也

師古曰謂皇太后趙氏為孝成皇
后退居比宮哀皇太后傳氏退居挂宮
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損者三友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
始近也
師古曰
始近也

佞幸傳卷第六十三



如此手蹟者能無散
大則何異我之尚存

匈奴傳卷第六十四上

漢書九十四

上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師古曰以唐虞以上

有山戎獫狁粥師古曰皆匈奴別號居于北邊隨草畜

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佗驢羸馱

駉駘駘駘師古曰橐佗言能負橐囊而馱物也羸驢種

駉馬類也生北海驛駘駘駘類也佗音徒何逐水草遷徙

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師古曰分音扶無

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師古曰言其

少長則射狐菟師古曰少肉食師古曰言無士力能彎弓

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

攻以侵伐師古曰人皆習之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

鋌師古曰鋌鐵把小矛也音蟬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

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

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

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夏道衰而公

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師古曰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變化也謂行化於其俗邑于豳

師古曰即今之豳州是其地也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師古曰自

公劉至亶父凡九居也父讀曰甫亶父走亡于岐下師古曰岐山之下豳人悉從

亶父而邑焉作周師古曰始作周國也其後有有餘歲周西伯昌伐

伏夷師古曰西伯昌即文王也賦音工大夫賦夷即賦戎

吠夷師古曰西伯昌即文王也吠音工犬反吠夷即吠戎也又曰昆夷昆字或作混又作緄二字並音工本反

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為

犬戎許氏說文解字曰赤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

邑復居于豐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師古曰此洛即漆沮水也本出上郡雕陰

泰冒山而東南入于渭以時入貢名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

衰而周穆王伐吠戎師古曰穆王成王孫康王子也得四白狼四白鹿以

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作呂刑之辟師古曰即尚書三刑篇是也辟

法也音關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

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

豈不日戒玁狁孔棘師古曰小雅采芣之詩也孔甚也棘急也言征役踰時靡有室家夫婦之

道者以有儉允之難故也豈不至懿王曾孫宣王與師命

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儉允至于太原師古

雅六月之詩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

北方也言儉允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以守是時四夷賓服稱為中興至于幽

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隙師古曰幽王之子申侯怒而

與畎戎共攻殺幽王于麗山之下師古曰麗遂取周之地

鹵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

王去鄠鎬而東徙于維師古曰平王之子當時秦襄公伐戎

至邽師古曰邽古岐字始列為諸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

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師古曰釐後十四年而山

我伐燕燕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後二十餘年

而戎翟至雒邑伐周襄王師古曰襄王惠王之子襄王出奔于鄭之

汜邑蘇林曰汜音凡今類川襄城是也初襄王欲伐鄭故

取翟女為后與翟共伐鄭已而黜翟后翟后怨而襄王繼

母曰惠后有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翟后子帶為內應

開我翟我翟以故得入破逐襄王而立子帶為王於是戎

翟或居於陸渾師古曰今伊闕南陸渾山川是其地東至于衛侵盜尤甚周

襄王既居外四年廼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脩霸

業廼興師伐戎翟誅子帶迎內襄王于雒邑當是時秦晉

為強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圜洛之間晉灼曰圜音藪三倉作圓

地埋志園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師古曰園水即今銀州銀水是也書本作園晉說是也後轉寫者誤為園耳洛水亦謂沮漆號曰赤翟白翟師古曰春秋所書晉師滅赤翟潞氏卻缺獲白狄子者而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隴以西有緜諸畎戎

狄獐之戎師古曰昔在天水界即緜諸道及貍道是也獐音相在岐梁涇漆之北有

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師古曰此漆水在新平荔音諫氏音支朐音許于反而晉

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服虔曰烏桓之先也後為鮮卑各

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壹

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我翟我翟朝晉後

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并代以臨胡貉師古曰貉音莫

伯後與韓魏共滅知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以

反

比而魏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

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

王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

宣太后亂有二子師古曰昭王母也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

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

以距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

白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師古曰並音步浪反高闕解在衛青霍去病傳而置

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

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與荆軻刺秦

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

匈奴之名始見於此
大抵各種皆稱匈奴
也

陽地名在上谷界襄平即遼東所治也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

距胡當是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如淳曰燕趙秦其後

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

蒙恬將數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

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師古曰適讀曰適有罪謫合徙戍者令徙居之而

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師古

曰繕補也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師古曰此

假地名當是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師古曰音支匈奴單于曰頭曼

師古曰曼音莫安反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

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邊者皆復去師古曰音適於是匈奴

得竟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收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

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

頓後有愛闕氏生少子

師古曰闕氏匈奴皇后號也闕音於連反氏音支

頭曼欲

廢冒頓而立少子延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而頭曼

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亡歸頭曼以

為壯令將萬騎冒頓延作鳴鏑

應劭曰鏑箭也師古曰習鏑音矯髒音呼交反

勒其騎射

師古曰勒其所部騎皆習射也

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

行獵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

善馬左右或莫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

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復斬之頃之冒頓出獵以鳴

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可用從

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皆隨鳴鏑而射
 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於是冒頓自
 立為單于冒頓既立時東胡強聞冒頓殺父自立廼使使
 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
 此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
 與之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
 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廼求闕氏
 請擊之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
 氏子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
 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

服虔曰甌脫作土室以伺也師古曰境上候望之處若今之伏宿舍

也甌音一侯反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

也甌音一侯反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

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此棄

地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柰何與人諸言

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

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

其民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古師

曰二王之居在河南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

河南塞至朝那膚施師古曰朝那屬安定膚施屬上郡遂侵燕代是時漢

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師古曰罷讀曰疲以故冒頓得自

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師古曰控引也控弦言能引弓者自淳維以至頭

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師古曰尚久遠其世傳不

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

諸夏為敵國其世姓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孛鞮氏師古

日孛音力全反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蘇林曰撐音

鞮音丁奚反古曰音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

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各音鹿蠡音

盧奚反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

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

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

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

之其後有頁小夫比三姓其貴重也諸王呼居東方直

之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

上谷以東師古曰直當也其下亦同也接穡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

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

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

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師古曰裨音頓移反相

都尉當戶且渠之屬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歲正月諸長

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

大會蹕林課校入畜計服虔曰蹕音帶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也師古曰蹕者繞林木

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豎其柳枝衆騎馳遶三周廼止此其遺法計者入畜之數

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剡服虔曰刃剡其面也

如淳曰軋樹杖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軋謂輓轅其骨節若今之厭蹠者也軋音於黠反輓音女展反大者

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

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師古曰左者以左為尊日上

戊巳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裳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

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師古曰或數十人或百人舉事常隨月盛壯以

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

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師古曰趨讀曰

趣趣向也善為誘兵以向敵師古曰包裹取之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

困敗无解雲散矣戰而扶舉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

渾窳屈射丁零隔昆龍新犁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渾音胡昆反窳音弋主反犁音

音於是國以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頭為其具是等莫勿定先

音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為賢是時漢初定徙
 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
 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
 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
 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
 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
 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
 七日師古曰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
 其西方盡白東方盡駝北方盡騾南方盡驛馬師古曰駝音馬也騾音馬也
深黑驪赤馬也驛音龍驛音先營反高帝廼使使間厚遺關師古曰來間音龍驪音先營反

闕氏廼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

之且漢主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信將王黃趙利期而

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闕氏之言廼開圍一角於

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傳

讀曰嚮言滿引弓弩注矢外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

去漢亦引兵能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信為匈奴將

及趙利王黃等數背約侵盜代鴈門雲中居無幾何陳豨

反師古曰無幾何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豈反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

之復收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數率

衆往降師古曰即謂韓信陳豨之屬耳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高

祖惠之西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師古曰諸

祖患之。廼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

師古曰諸王女曰翁

主者言其父自主婚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為兄弟以和

親冒頓廼少止。後燕王盧綰復反率其黨且萬人降匈奴。

往來苦上谷以東。終高祖世孝惠高后時冒頓浸驕。

師古曰浸

漸廼為書使使遺高后曰孤憤之君。

如淳曰憤仆也猶言不能自立也師古曰

憤音方問反

生於沮澤之中。

師古曰沮浸溼之地音子豫反

長於平野牛馬之

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

以自虞。

師古曰虞與娛同

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

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

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間季布布曰噲可斬也前陳豨反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匈奴列傳第五十五

匈奴列傳第五十五 一 一

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

能穀弩師古曰穀張也音工豆反今歌噲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師古曰

甫始也痍音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

面謾也師古曰謾欺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且夷狄辭如禽獸得其善言不

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

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且自圖師古曰圖謀也年老

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汗師古曰過誤也

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匹四以奉常駕冒

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

卑衰至此漢廷可謂無人呂雉老淫宜不

論

因欲馬逐口... 三年夏... 右

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脩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

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於是文帝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為

昆弟無侵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

將眾居河南地非常故師古曰言異於常非舊事往來入塞捕殺吏卒

毆侵上郡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師古曰毆與驅同保塞蠻夷謂本來屬漢

而居邊塞自保守陵轢邊吏入盜甚驚無道師古曰轢音來非約各反驚與傲同非約

也其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師古曰上遣丞相灌嬰將郡之縣也

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

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

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

驩師古曰稱副也言與所遺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

不請師古曰不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二

主之約離昆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

使不至師古曰讓書有責讓之言也謂匈奴再得漢書而

不發使至發使將書以報漢漢留其使不得來還而漢又更漢以其故不和隣國不附今以少吏之敗約師

言少吏猶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

吏卒良馬力強以滅夷月氏師古曰夷平也盡斬殺降下定之樓

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師古曰皆入

音丘反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以定願寢兵休士養馬

除前事復故約師古曰復以安邊民以應古始使少者得

成其長也者身安其亂世世平樂未身皇帝之志也

成其長老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

中係庫淺奉書請師古山摩反獻橐佗一騎馬二駕師古

曰騎馬堪為騎也駕可駕車也二駟八匹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

遠舍師古曰舍居止也使者至即遣之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服

曰漢界上塞下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

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

便漢許之孝文前六年遣劾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

于無恙使係庫淺遣朕書云願殺兵休上除前事復故約

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

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其書作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

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故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

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故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

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師古曰服者

服也袷者衣無絮也繡袷綺衣以比踈一師古曰踈髮之

繡為表紉為裏也袷音工治反比踈一師古曰踈髮之

比音頻寐反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一孟康曰要中大

踈字或作余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一孟康曰要中大

卑郭洛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匹錦二十匹赤緌綠繒各四匹師古曰緌厚繒也音徒奚反

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項之冒頓死子稽粥立

遣宗人女翁主為單于閼氏師古曰宗人女使宦者燕入

中行說傳翁主師古曰姓中行名說也說不欲行漢強使

中行說傳羽王

師古曰姓中行名說也

說不欲行漢強使

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

師古曰言我必於漢生患

中行說既至因降

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

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印於

漢

師古曰匈奴音牛向反

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

盡歸於漢矣

師古曰言漢費物十分之二則盡得匈奴之眾也

其得漢絮繒以馳

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

師古曰視讀曰示下皆類

此得漢食物皆去之

師古曰去棄也音丘呂反

以視不如重酪之便美

也

師古曰重乳汁也音竹反字本作漣其音則同

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

計識其人眾畜牧

師古曰說者舉中行計之名也

漢遺單

師古注
在中行
下

于書以尺一牘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以遺

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

廣長大倨驚其辭師古曰倨慢也驚與傲同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

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

或言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

發者其親豈不自奪温厚肥美齋送飲食行者乎師古曰而汝也

飲音於禁反食音似其下亦同漢使曰然說曰匈奴明以攻戰為事老弱

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以自衛如此父子各得相

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廬卧師古曰穹

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

之節關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其

之節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其

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入習騎射寬則入樂

無事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父師古曰徑直也簡率也一國之政猶

一體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

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踈則相殺

至到易姓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

極生力屈焉師古曰言忠信衰薄強為禮義故其末流怨恨彌起棟宇之作土木竟勝勞役既重所以

力屈屈盡也音其勿反夫力耕粟以求衣食師古曰力謂竭力也築城郭以自

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師古曰罷讀曰疲嗟土

室之人顧無喋喋佔佔冠固何當師古曰嗟者歎也佔佔衣也

裳貌也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耳雖自是之後
自謂著冠何所當益也喋音牒佔音昌占反

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毋多言顧漢所輸匈奴

繒絮米藥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師古曰顧念也中猶滿也量中者滿其數也中

音竹何以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苦惡則候

秋熟以騎馳蹂迺稼穡也師古曰苦猶麤也蹂踐也日夜教

單于候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

蕭關北地都尉印虜入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服虔曰安定縣

也師古曰即今彭縣是使騎兵入燒田中宮師古曰田中地在安定其中有宮也侯騎

至雍其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

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

郡將軍蘇疾魏為北地將軍師古曰隆慮侯周寵為

郡將軍**竇**疾**魏**邀為北地將軍師古曰邀隆慮侯周竈為

隴西將軍師古曰慮音廬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

將軍師古曰言成侯紀傳不同當有誤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

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

邊殺略人民甚衆雲中遼東最甚郡萬餘人漢甚患之廼

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後

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

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遂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師古曰當戶且

渠者一人為二官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

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

子母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深惡民貪降其趨音灼

音深水之深邪惡不正之民即古曰深音北趨讀曰趣背義絕約忘萬先列及降下也謂下意於利也趨讀曰趣

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

兩主驩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寢兵休卒養馬師古曰度息也世世昌樂翕

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

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師古曰由

從也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

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

于秣藁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師古曰

樂和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

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師古曰驩聞天不頗覆地

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師古曰細故小事也朕聞天不頗覆地

不偏載師古曰頗亦偏也音普何反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

師古曰捐棄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師古曰墮毀也圖謀也墮音火規反使兩國之

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

動之類師古曰跂行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凡以口出氣者也蠕蠕動貌跂音岐蠕音許穢反蠕音人充反

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師古

曰去除也朕釋逃虜民師古曰謂漢人逃入匈奴者令不追單于毋言章尼

等師古曰背單于降漢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師古曰

言者終為不信棄其前言如食而盡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師古曰留志謂計念和親未親

之後漢過不先師古曰言更不負約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

是制詔御史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
 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今約者殺之可以久
 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年老
 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
 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
 三萬騎所殺略甚衆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
 注趙屯飛狐口師古曰險阨之處在代郡之南南衝燕趙之中緣邊亦各堅守以
 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
 胡胡騎入代句注邊逢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
 匈奴亦遠塞師古曰遠離也音千萬反漢兵亦罷後歲餘文帝崩景帝

立而趙王遂廼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

立而趙王遂廼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

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

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小入盜邊無大寇

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

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師古曰姓聶名壹翁者老

人之間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孟康曰私出塞交易陽為賣馬邑城以

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廼以十萬騎入武州塞

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

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師古曰伏兵而待單于也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

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鴈門尉

史行徼見寇保此亭

師古曰漢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巡行徼塞也行

音下單于得欲刺之尉史知漢謀廼下

師古曰尉史在亭樓上虜欲以矛戟

刺之懼廼自下以謀告

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

出口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

而縱兵

師古曰放兵以擊單于

單于不至以故無所得將軍王恢部

出代擊胡輜重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

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

師古曰塞之當行道處者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高樂關

市者漢財物

師古曰嗜讀曰嗜

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

師古曰以關市

中其意中反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

關市下守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

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
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李廣出
鴈門為胡所敗匈奴生得廣廣道亡歸師古曰於漢囚敖
廣敖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千人盜邊漁陽尤甚漢使
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
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
安國師古曰即韓安國也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之至匈奴
延去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
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
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

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

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

地以予胡孟康曰縣斗辟曲近胡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是

歲元朔二年也其後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穉

糾自立為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

封於單為陟安侯數月死伊穉糾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

萬騎入代郡殺太守共友師古曰共友太守姓名也共讀曰龔略千餘人秋

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

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

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眾其明年

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以

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以
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
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
王人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
代郡殺都尉朱央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
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師古曰擊匈奴仍頻也
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
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
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
并軍介獨遇單于兵故盡沒也晉灼曰介音憂師古曰介持也本雖并軍至遇單于時持

也介讀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師古曰自次者用其

如本字師古曰單于益比絕幕師古曰直以誘罷漢

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比絕幕師古曰直以誘罷漢

兵徵極而取之師古曰罷讀曰疲徵要也誘令疲母近塞

數百人明年春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

者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孟

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奪其地後徙之

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也師古曰作金人以

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其夏票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

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

級禪小王以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

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太子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

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
王左賢王圍李廣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殺虜亦過當會
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盡亡其軍合騎侯後票騎將
軍期及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
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
恐謀降漢漢使票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
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
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
中以實之師古曰新秦解在食貨志西滅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
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其年春漢謀以

為翕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師古曰私負衣

曰以粟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師古曰私負衣

秣馬也從者皆非公糧重不與焉師古曰負戴糧食者重令大將

軍青票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票騎將軍出

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師古曰約單于聞之遠其輜重師古曰

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

令遠去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師古曰

曰與猶如也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

度音徒各反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師古曰且行北至寘

顏山趙信城而還孟康曰趙信所作因以名單于之走其

兵往往與漢軍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

兵往往與漢軍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
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眾。
右谷蠡王乃去號復其故位。票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
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票騎封
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
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師古曰。令音零。亦類此。往往通
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師古曰。其地相
絕不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
者亦萬數。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
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

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

奴新困宜使為外臣朝請於邊師古曰請音材性反漢使敞使於單

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

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票騎將軍去

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

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武

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

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遣故太僕公孫賀將萬

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師古曰苴音子餘反武紀苴字作沮其音

同從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音

曰水名也去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其時天子巡邊親至

曰水名也去
令居十里
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天子巡邊親至

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師古曰見示也而使郭吉風告單

于師古曰風讀曰諷既至匈奴主客問所使師古曰主客主接諸客者也問

而以何事而來郭吉卑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

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

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何

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師古曰語卒單但空也

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

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

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闕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

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師古曰以墨黥面也王烏北地人習胡俗

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之陽許曰吾為遣其太子入質

於漢以求和親師古曰言為王烏故遣太子入質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

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為郡師古曰濊與穰同亦或作叢而西置酒泉

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

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服

曰眩雷地在烏孫北也眩音州縣之縣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戾信

死漢用事者以匈奴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強

素非貴臣也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強音其兩反單于不親欲召入不肯去

節廼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說單于曰即欲和親以單于

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翁主給繒絮

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

食物有品以和親師古曰品謂等差也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乃欲

反古師古曰反違也今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師古曰言遣太子為質則匈奴國中其餘

者無幾皆當盡也幾音居豈反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生以為欲

說折其辭辯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匈奴

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延止揚信既

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復調以其言師古曰調欲多

得漢財物給王烏曰吾欲入漢師古曰給詐也見天子面相結為

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

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師古曰誠實也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服藥

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使送其喪

厚幣直數千金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廼留路充國不

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師古曰特但也殊無意入漢遣太

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漢廼拜郭昌為拔

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師古曰浞野侯趙破奴也浞音仕角反

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廬立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

元封六年也自是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

直酒泉敦煌兒單于立漢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

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

而悉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

亦輒留之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西伐大宛而今因村

而悉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

亦輒留之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西伐大宛而令因杆

將軍築受降城師古曰杆音于其冬匈奴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畜多

飢寒死而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中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

單于使人間告漢師古曰私來報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漢即

來兵近我我即發師古曰來兵言以兵來也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

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

北二千餘里師古曰以迎左大都尉期至浚稽山而還師古曰浚音俊稽音雞在

武威北浞野侯既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

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

里匈奴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出自求水匈奴生得浞野

疾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而歸軍遂沒於

匈奴單于大喜遂遣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侵入邊而去

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到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

子少匈奴廼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為單

于師古曰句音鉤是歲大初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

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胸師古

曰盧胸山名也胸音勛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戾衛仇屯其旁師古

曰說讀曰悅仇音抗即衛青子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

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

去行環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

人會任文擊救服虔曰任文漢將也師古曰盡復失其所

人會往文擊救

服虔曰任文漢將也師古曰擊救者擊匈奴而自救漢人

盡復失其所

得而去聞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

其冬病死句黎湖單于立一歲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

立為單于

師古曰且音子余反鞮音丁奚反

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

意欲遂因胡延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

師古曰高遺留也

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

師古

曰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紀復讎也襄公之九世祖音為紀侯所譜而亨殺于周故襄公滅紀也九世猶可以

復讎乎曰雖百世可也

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

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單于廼自謂我兒

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

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也行音胡浪反

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

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

還匈奴大圍貳師師古曰幾不得脫音鉅依反漢兵物故什六七

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漢又使因杆將軍出西河與強弩都尉會涿邪

山亡所得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

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

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廼責陵以其

女妻之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

強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

三萬人出五原師古曰即因杆將軍說將軍萬步兵二萬

三萬人出五原師古曰即上清說也因杆將軍敖將馬萬步兵三萬

人出為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師古曰累重謂妻子資產

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周反而單于以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

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杆與左賢

王戰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

立為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初且鞮侯兩子長為

左賢王次為左大將病且死言立左賢王左賢王未至貴

人以為有病更立左大將為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

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

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為狐鹿姑

單于狐鹿姑單于立以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

先賢揮不得代師古曰更以為日逐王日逐王者賤於左

賢王單于自以其子為左賢王單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

上谷五原殺略吏民其年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

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立成

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

里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邨郅居水

師古曰邨至也音丁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

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師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邪音以

嗟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谷

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不見虜而還也邪音以

嗟反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

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傷虜甚衆至蒲奴水虜不利

遂去重合戾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與左右等知王

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欲引去重合戾無所得失是

時漢恐車師兵遮重合戾遣閼陵戾將兵別圍車師古師

日閼讀與開同盡得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將出塞匈奴使右

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服虔曰夫

羊地名也師古口句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

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應劭曰本

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漢將築此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

為名也張晏曰范氏能胡詛者

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

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郅居

以北可復得見乎如淳曰以就誅後雖復欲降匈奴不可得貳師由是狐疑欲

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

騎度郅居之水一日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

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軍長史與決眊都

尉輝渠侯謀晉灼曰本匈奴官也功臣表歸義侯僕多子雷後以屬國都尉擊匈奴封輝渠侯渠陽

曰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

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

然山師古曰速邪烏地名也燕一十及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

萬騎無擊貳師相殺易甚衆夜動莫軍前深故又從後

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眾夜塹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其明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闔大關取漢女為妻師右曰闔讀為開同歲給遺我蘖酒萬石稷米五千斛師古曰以蘖為酒味佳緡萬匹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左右難漢使者曰漢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使者曰然廼丞相私與太子爭鬪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誣之故誅丞相此子弄父兵罪當笞不過耳孰與冒頓單于身殺其父代

立常妻後受禽獸行也單于留使者三歲廼得還貳師在

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母闕氏病師古曰單于之母也律劬胡巫

與師古曰劬與敕同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

以師古曰祠社今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

奴遂屠貳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殺掠

不孰師古曰北方早寒雖不宜禾稷匈奴中亦種黍稷單于恐為貳師立祠室自

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

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殫罷

極苦之師古曰孕重懷妊者也墮落也殫敗也自單于以

下常有欲和親計後三年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初單于

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負國入朝之師古曰師古曰

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謂悉皆附之母闕

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廼私使殺之左大都

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

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

顛渠闕氏謀匿單于死許橋單于令師古曰橋與矯同其字從手矯託也與

貴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壺衍鞬單于是歲始元二

年也壺衍鞬單于既立風謂漢使者言欲和親師古曰風謂

不正左賢王右谷蠡王以不得立怨望率其眾欲南歸漢

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

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

王國人皆冤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嘗會龍城師古曰各

自居其本處不後復會龍城後二年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

立母闕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

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師古曰秦時有人入匈奴者

今其子徐漢兵至無奈我何即穿井數百伐材數千或曰

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師古曰遺音七季反衛律於是止廼更

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

忠使西國為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

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是時單于止三歲美明年匈奴

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師古曰隊部也音徒內反並入邊為寇漢兵

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鮑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見

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見

甌脫王在漠恐以為道擊之師古曰道讀曰導即西北遠去不敢

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明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

備漠北橋余吾師古曰於余吾水上作橋以備奔走師古曰擬有急迫北

走避漢從此橋度也是時衛律已死衛律在時常言和親之利匈奴

不信及死後兵數因國益貧單于弟左谷蠡王思衛律言

欲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師古

曰風讀曰諷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

羈縻之其後左谷蠡王死明年單于使犁汗王窺邊言酒

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異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

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師古

曰無幾謂不多時也幾音居豈反分三隊入口勒屋蘭番口師古曰皆張禾披縣也番音

盤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

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犁汗王師古曰千長者十人之長賜黃金二

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犁汗王屬國都尉郭忠封成安侯

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其明年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

略殺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師古口旁音涉浪反行攻塞外亭

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逢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

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

家匈奴怨之方發三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邀

敵手之師古曰邀迎而擊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為

擊之師古曰邀迎而擊之邀音工堯反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為

烏桓間數犯塞師古曰間即中間也猶言比日也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

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靈夏自相攻擊而發兵安之招

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

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邊塞匈奴聞漢兵至引

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師古曰後匈奴者言

兵遲後邀烏桓時新中匈奴兵師古曰為匈奴所中傷明友既後匈

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封為平

陵侯匈奴繇是恐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

欲得漢公主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

卿議救未決昭帝崩宣帝即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為
 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入馬五萬匹盡力擊匈
 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
 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師古曰伉音古浪反遣御
 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
 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
 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
 田順為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
 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
 彌自將翕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

十餘萬眾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歐畜產遠遁逃師古

十餘萬衆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古師歐畜產遠遁逃

古奔字是以五將少所得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古師

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鹵獲馬牛羊萬餘前

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負師古曰烏負地名也音云斬首捕虜至

候山百餘級師古曰候山山名也鹵馬牛羊二千餘蒲類

將軍兵常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

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

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鹵馬牛羊七千

餘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

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獲牛馬

羊百餘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衆祁
 連即戒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為不
 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
 吾水上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鹵馬牛羊七
 萬餘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
 虜在前逗遛不進孟康曰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
 進也師古曰逗讀與住同又音豆皆
 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為侍御史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
 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師古曰行音胡浪反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
 尉千長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羸橐駝七十
 餘萬漢封惠為長羅侯然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

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師古曰耗減怨烏

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怨烏

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

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

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師古曰令音零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

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眾又重以餓死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

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

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師古曰當者報其直也

欲鄉和親師古曰茲益也鄉讀曰嚮而邊境少事矣盡衍鞬單于立十

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

虛問權渠單于立以右大將女為大閼氏而黜前單于所

幸顯渠閼氏顯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匈奴不能

為邊寇於是漢罷外城以休百姓師古曰外城塞外諸城單于聞之

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

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迺自請與呼盧

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師古曰訾音子移反旁音步良反行

未到會三騎亡降漢曰匈奴欲為寇於是天子詔發邊騎

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衆等四人師古曰治衆將五者軍監之名將五

千騎分三隊師古曰隊音徒內反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各數十人

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是歲也匈奴飢入

民畜產死十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

民畜產死十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

所得西噶居左地者孟康曰噶音肩匈奴種也師古曰噶音叔同及其君長以下

數千人皆驅畜產行與甌脫戰所戰殺傷甚衆遂南降漢

其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師古曰城郭謂得諸國為城居者

其王及人衆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

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

以實之其明年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

餘騎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域後二歲匈奴遣左右

輿韃各六千騎師古曰輿音郁韃音居言反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

師城者不能下其明年下令比三歲入盜匈奴師古曰殺比頻也

略入民數千驅馬畜去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其

明年單于將十餘萬騎旁塞獵師古曰旁音步浪反欲入邊寇未至

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為言兵鹿突盧侯而

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

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延使題王都犁胡次

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是歲神爵二年也虛閭權

渠單于立九年死自始立而黜顓渠闕氏顓渠闕氏即與

右賢王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闕氏語以單于病

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

至師古曰郝音平各反顓渠闕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左

賢王屠耆堂為握衍胸鞬單于握衍胸鞬單于者代父為

賢王屠耆堂為握衍胸鞬單于握衍胸鞬單于者代父為

右賢王

師古曰拘音幼

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胸鞬單于立復修

和親遣弟伊酋若王勝之入漢獻見

師古曰酋音材由反

單于初立

凶惡盡殺虛閭權渠將用事責人刑未夾等而任用顯渠

闕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

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柎既不得立

師古曰柎音先安反又音

所姦反

亡歸妻父烏禪幕

師古曰禪音婢

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間

小國數見侵暴率其眾數千人降匈奴孤鹿姑單于以其

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眾居右地

師古曰長眾為之長帥

日逐

王先賢禪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孤鹿姑單于孤鹿姑

單于許立之國人以故頗言日逐王當為單于日逐王素

與握衍胸鞞單于有隙即率其眾數萬騎歸漢漢封日逐

王為歸德侯單于更立其從兄薄骨堂為日逐王師古曰

余明年單于又殺先賢禪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其

後左奧韃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為奧韃王留庭奧韃貴

人共立故奧韃王子為王與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

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時單于已立二歲暴虐殺伐

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

其明年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入民單于怒姑夕

王恐即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柅為呼韓邪單

匈奴傳卷第六十四下

漢書九十四卷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

吾斯在民間者立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

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

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

走屠耆單于遂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為左谷蠡王少子姑

督樓頭為左谷蠡王師古曰音莫講反留居單于庭明年秋屠耆

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奧鞬王為烏藉都尉師古曰音居言反

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

匈奴傳卷第六十四下 匈奴

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謀師古曰揭音丘列反唯音弋於反共讒右賢王

言欲自立為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

寃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為呼揭單

于右奧鞬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

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單于

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

合為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導輔車犁單

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

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

西北走屠耆單于即引西南留闐敦地師古曰闐音頓又音頓其

明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

明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

兵殺略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

單于行千里未至噶音姑地音姑逢呼韓邪單于兵可

四萬人合戰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

右谷蠡王姑奢樓頭亡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

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遼累烏厲温敦音呼

遼累者其官號也遼古速字也累音力追反皆見匈奴亂率其衆數萬人南降

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烏厲温敦為義陽侯是時李陵子

復立烏藉都尉為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

庭然衆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所主五六百

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為閼振單于在西

邊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

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閼振單于率其眾東擊郅

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

邪破其兵走郅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

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

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

下服後師古曰以服於人為下以馬上戰鬪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

戰死壯士所有也師古曰言人皆有此事耳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

弟雖死猶有威名字孫常長諸國師古曰為諸國之長帥也漢雖金

不能兼并匈奴奈何師古曰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單辱先單于

不能兼并匈奴柰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

師古曰言泰辱之更令卑下也為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

左伊秩訾曰不然強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

為臣妾師古曰謂西域諸國為城郭而居也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

不為取復師古曰且音子餘反復音扶日反雖屈強於此未嘗一口安也

師古曰屈音其勿反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

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

婁渠堂入侍師古曰婁音力于反鄧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

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師古

曰款願朝三年正月師古曰會正巨之朝賀也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

發過所七郡二千騎為陳道上

師古曰所過之郡每為發兵陳列於道以為寵

也衛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

上替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綬師古曰

字戾草名也以戾染玉具劍孟康曰標首鐔衛畫用玉為

者也衛劍鼻也鐔音淫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服虔曰發十

日射禮三而止每射四矢故以十二為一發也師古

十師古曰安車一乘鞞勒一具師古曰勒馬十

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師古曰一稱

人之言一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

道單于先行宿長平師古曰道讀曰導長平上自甘泉宿

池陽宮口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師古曰不其左右當留戶之

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師古曰不令拜也其左右當戶之

群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

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

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師古曰徐自為所築者也有急保漢受降城

師古曰保守也於此自守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

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

塞師古曰在朔方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

米糒師古曰糒乾飯也音備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是歲郅支

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

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

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

發騎為送始郅支單于以為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

還即引其眾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

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為伊利目單

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出兵

穀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師古曰度音徒

各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

屠見呼韓邪為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以稱漢師古曰稱漢朝

之意也稱乃殺郅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至音尺孕反

支郅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師古曰

師古曰以兵逆之相逢因北擊烏揭師古曰揭音丘例反烏揭降發其兵

支那支見鳥孫兵多其使又不反鞏其邊擊鳥孫破之

曰以兵逆之相逢即擊故云逢擊因北擊烏揭師古曰揭音立例反烏揭降發其兵

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師古曰音零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

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

之元帝初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漢詔雲

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焉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

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

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甌脫皆殺之師古曰甌脫於甌脫

得聲問呼韓邪單于使來漢輒簿責之甚急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

責之也簿音步戶反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

韓邪單于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師古曰疑者疑漢欲

討伐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

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師古曰塞下無禽獸則射獵無所得

又不畏郅支故恐北去後難約束師古曰不可昌猛即與

為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

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師古曰漢人為盜於匈奴人為盜於

漢皆相告報而誅償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

祥令其世子孫盡如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

諾水東山師古曰諾水即今突厥地諾真水也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

犁撓酒應劭曰徑路匈奴寶刀也金契金也留犁飯匕也撓和也契金著酒中撓攪飲之師古曰契刻撓攪

也音呼高反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

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以為單于保塞為藩雖欲北去猶

昌猛遷奏事公卿議者以為單于保塞為藩雖欲北去猶

不能為危害昌猛擅以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單

于得以惡言上告于天羞國家傷威重師古曰曰不可得行

宜遣使往告祠天與解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師古曰無

狀蓋無善狀上薄其過師古曰以其罪過為輕薄有詔昌猛以贖論勿解盟

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

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欲遠去會

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與諸翁侯計以為匈奴大國烏孫

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

烏孫以立之師古曰言與郅支并力共滅烏孫以其地立郅支令居之也長無匈奴憂

矣郎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怒又怨烏孫聞康居

計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入橐

它驢馬數千匹迎郅支郅支人衆中寒道死師古曰中寒傷於寒也道

死死於道上也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師古曰財與纔同其後都護甘延壽

與副陳湯發兵郎康居誅斬郅支師古曰語在延壽湯傳即就也

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

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

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

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

以自親師古曰言欲取漢文而身爲漢家婿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

君賜單于單于驪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師古曰保

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

師古曰保

守也自請保守之令無寇盜

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

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

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

興充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

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

為寇是其始固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

幕北

師古曰并開也攘師也音人羊反

建塞徼起亭隧

師古曰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

寇也

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

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

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

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

被天覆匈奴師古曰如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

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

亭隧令裁足以俟望通漢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

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

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師古曰必極也自中國尚建

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師古曰覬音冀設塞徼置

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

恐其思舊逃亡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

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塞

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棄

塞則生嬖易分爭之漸五也

師古曰棄塞登之而守也嬖易猶相欺侮也易音弋鼓反

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

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白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

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

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

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

師古曰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

或立死枯僵墮者者僵音薑

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又遠不可勝計

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

師古曰一切謂權時也解

在平紀繇讀曰繇

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

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師古曰卒讀皆曰粹

如罷戍卒省俟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師古曰於漢自

稱也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

之固十也非所以求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

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師古曰將軍許嘉也

諭謂曉告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

于卿慕禮義師古曰卿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

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

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

敬諭單于之意師古曰言已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能

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

故諭單于之意

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

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秩訾為呼韓邪畫計歸

漢竟以安定其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師古曰代謂矜

其功呼韓邪疑之左伊秩訾懼誅將其眾千餘人降漢漢

以為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佩其王印綬師古曰雖於漢為關內侯而依

匈奴王號與印綬及竟寧中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

為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可忘我失

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師古曰言不復顧念而留住匈奴中背我過也今欲

白天子請王歸庭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

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復歸

顓渠公關氏之名號
猶所謂大關氏也

匈奴是兩心也願為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師古曰言為單于充

使留侍於漢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王昭君號寧胡關氏不能還匈奴

師古曰言胡得之國以安寧也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右日逐王呼韓邪

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始呼韓邪嬖左伊秩些兒呼衍

王女二人長女顓渠關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師古曰且音子餘反

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為大關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次

曰且麋胥師古曰且音子餘反音先於友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

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關氏子十餘人顓渠關氏貴且

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其母顓渠關氏曰匈奴

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

人民創文戰鬪師古曰創音初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

亦有賢如此者哉

人民創文戰鬪

師古曰創音初亮反文讀曰义

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

復危國我與大闕氏一家共子

師古曰一家言親姊妹也共子兩人所生恩慈無別

也不如立雕陶莫臯大闕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

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

師古曰舍謂棄置也

單于卒從顓渠闕氏

計立雕陶莫臯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臯立為

復株索若鞮單于

師古曰復音服索音力追反

復株索若鞮單于立遣

子右致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以且麋胥為左賢王且

莫車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為右賢王復株索單于復妻

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為須卜居次

李奇曰居次者女之號若漢言公主也文

顓曰須卜氏匈奴貴族也

小女為當于居次

文顓曰當于亦匈奴大族也師古曰須卜當于皆真

夫家河平元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

月師古曰演音衍既罷遣使者送至蒲反師古曰河東之縣也伊邪莫演言

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

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

為漢與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

訕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

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師古曰享當也質誠也而更受其逋

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

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師古曰假

或當也令猶言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師古曰假

日沮壞也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聞欲因而

曰沮壞也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

生隙師古曰間音居竟反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師古曰歸曲於

漢而以直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師古曰竟讀曰境

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諉之謀懷附

親之心便師古曰諉許辭也音許遠反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

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

故不肯令見漢使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

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疋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復株

繫單于立十歲鴻嘉元年死弟且麋胥立為搜諧若鞮單

于搜諧單于立遣子左祝都韓王昫留斯侯入侍師古曰昫音許

于以且莫車為左賢王搜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為朝

二年發行師古曰欲會二年歲首之朝禮故豫發其國而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

車立為車牙若鞮單于車牙單于立遣子右於涂仇揮王

烏夷當入侍師古曰涂音徒揮音經以囊知牙斯為左賢王車牙單

于立四歲綏和元年死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留若鞮單

于烏珠留單于立以第二闕氏子樂為左賢王以第五闕

氏子輿為右賢王師古曰此二人皆烏珠留之弟也第二闕氏即上所謂大闕氏也第五闕氏亦

呼韓邪單于之闕氏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漢遣中郎將夏

矣潘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時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

領尚書事或說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師古曰斗絕也

直當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師古曰就大鵬也黃頭赤目也

也直當生竒材木箭竿就羽師古曰就大鵬也黃頭赤目口其羽可為箭竿音工旱反如

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

為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師古曰直猶正爾為有不得傷

命損威師古曰詔命不行故云傷命也根即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

而求之師古曰自以藩意說單于而求之藩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竊

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

人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闕之省兩都

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師古曰復亦報其後必大師古曰漢得此

地必厚報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

詔指也然藩亦為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

哀憐父呼韓邪單于從長城以北匈奴有之此溫偶駱王

所居地也師古曰偶音五口反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

問之師古曰所生謂山之所出草木鳥獸為用者潘容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

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

問溫偶駱王匈奴西邊諸侯作宮廬及車皆仰此山林木

師古曰謂諸小王為諸侯者效中國之言耳仰音牛向反且先父地不敢失也潘還遷

為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潘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

潘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師古曰更經也音功衡反今

徙潘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明年侍子死歸葬復遣子

左於駱仇揮王稽留昆入侍師古曰揮音纏稽音雞至哀帝建平二

年烏孫庶子卑援寔師古曰援音爰翕侯入衆入匈奴西

界寇盜牛畜音云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泠師古

音零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十餘人毆牛畜去師古

曰歐卑援寔恐遣子趨遠為質匈奴師古曰單于受以

狀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奴責讓單

于告令還歸卑援寔質子單于受詔遣歸建平四年單于

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服

曰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也師古曰上自黃

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師古曰大故上由是難

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師古曰府物所聚也帑藏

一曰漢書卷九十四

一曰又下

一曰

一曰

音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

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師古曰已亂而後治之戰

鬪而後獲勝則不足貴二者皆微師古曰微謂精妙也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

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

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

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

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

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

城士或七日不食時苛謫之士石畫之臣甚衆鄧展曰石大也師古曰

也石言堅固如石也畫計策也音獲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師古曰

莫得而言謂自危之又高堂台...

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飄惡故不傳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

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李布曰噲可斬也安阿順指於

是大臣權書遺之師古曰以權道為書順辨以答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

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

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

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

便墜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墜古地字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

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

之策師古曰恢大也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

十餘年師古曰操持也音壬高反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

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郎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師古

曰積土為封而又禪祭也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

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

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師古曰匈奴地名也以為不壹勞

者不义佚不暫費者不求寧師古曰佚與逸同是以忍百萬之師

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師古曰喙

口也摧百萬之師於獸口也廬山匈奴中山也喙音許穢反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

師古曰桀堅也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

言其起立不順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

師古曰質信也謂所期處時鮮有所獲師古曰鮮少也音先踐反徒奮揚威武明漢

也謂所期處時鮮有所獲也音先踐反徒奮揚威武明漢

惡我如解未是既曰
 計不款制矣豈得以
 我時序之年是日
 至種數自如也

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

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

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

稱臣師古曰伏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師古曰顯與專同

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強師古曰強音其兩反何者外

國天性忿鷲師古曰鷲恨也音竹世反形容魁健師古曰魁大也負力怙氣師古

曰負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師古曰隸謂附屬也惡謂威也其彊難誅其

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

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

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

之壁師古曰姑繒謂西南夷種也在益州見昭紀也籍蕩姐之場劉德曰羌屬也師古曰籍猶臨

也姐音紫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師古曰艾讀曰刈刈絕也近不過旬月

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師古曰離歷也三月為一時固已犁其庭掃其

閭師古曰犁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畜師古曰畜唯古器字也口

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

茲甚師古曰益也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欵誠之心欲離

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

費不得已者也師古曰已止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踈以無日之

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欵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

言緣性辭師古曰言單于因緣往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昔和好之辭以怨漢也

無上而之...

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論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

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

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

用五將之威安所震師古曰先於未然謂計策素定禦難折衝不然壹有隙之

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較擊於外師古曰較擊言使車交馳其較相擊也

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師古曰圖謀也置城

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師古曰財用之費一歲數百萬也豈

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

高大者二三丈埤者文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

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

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
 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疋黃金十斤單于未
 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故事單于朝從名王以下及從
 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書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
 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盛德上皆許之元壽二年單于來
 朝上以大歲厭勝所在師古曰厭音一汝反舍之上林苑蒲陶宮師古曰舍音舍告之以加敬於單于師古曰云以敬於單于故令止上林單于知之加
 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繪帛三萬匹絮三萬斤宅如河平
 時既罷遣中郎將韓況送單于單于出塞到休屯井北度
 車田廬水道里回遠師古曰回音胡內反況等之食單于迺給其糧

夫期不還五十餘日勿上遣留昆隨單于去到國復遣

失期不還五十餘日初上遣稽留昆隨單于去到國復遣

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方與婦入侍師古曰且音子間反還歸復遣

且方同母兄左日逐王都與婦入侍是時漢平帝幼太皇

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

前師古曰說讀曰悅以此事取悅於太后迺風單于師古曰風讀曰諷令遣王昭君

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師古曰云者其女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會

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師古曰句音鈞去胡來王唐兜師古曰為其去胡而來降

漢故以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亡降匈奴語在西

域傳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詔

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謁者帛敞長水校

尉王歙使匈奴

師古曰歙音翁

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

師古

曰既屬漢家不得復臣匈奴

今遣之

師古曰今遣還

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

哀憐為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

之有犯塞輒以狀聞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韓邪單于

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輒送至塞

以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攻

國幾絕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

相繼宜有以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詔

使中郎將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

服虔曰惡都奴西域之谷名也

師古曰逆受迎而受之

單于遣使送到國因請其罪使者以聞有詔

不德師古曰不

不聽師古曰不免其罪會西域諸國王斬以示之延造設四條師古

曰更新為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

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

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

雜函封師古曰與重書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

約吏封函還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

單于師古曰風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

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

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師古曰說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

賞賜焉漢既班四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毋得復與

匈奴皮布稅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責烏桓稅師古曰故時常稅是以求

之匈奴人民婦女欲賈販者皆隨往焉烏桓距曰奉天子

詔條不當予匈奴稅匈奴使怒收烏桓酋豪縛到懸之酋

豪昆弟怒共殺匈奴使及其官屬收略婦女馬牛單于聞

之遣使發左賢王兵入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烏桓分

散或走上山或東保塞匈奴頗殺人民毆婦女弱小且千

人去師古曰毆與驅同置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

桓見略者親屬二十餘人持財畜往贖匈奴受留不遣師古

曰受其皮布而留人不遣王莽之篡位也建國元年遣五威將王駿率

甄阜王颯陳饒帛敞丁業六人師古曰颯音立多齎金帛重遺單

于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

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師古曰新者莽自係其國號將率既至授

單于印紱師古曰紱者印之組也音弗詔令上故印紱單于再拜受詔

譯前欲解取故印紱單于舉掖授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

單于曰未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

穹廬單于欲前為壽五威將曰故印紱當以時上單于曰

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

由變更遂解故印紱奉上將率受著新紱不解視印飲食

至夜廼罷右率陳饒謂諸將率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幾

令單于不與人師古曰鄉讀日響幾音鉅依反如今視印見其變改必求

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

如推破故印以絕禍根將率猶與莫有應者所古曰與饒讀曰豫

燕士果悍師古曰果決也悍勇也音胡幹及即引斧推壞之明日單于果

遣右骨都侯當白將率曰漢賜單于印言爾不言章又無

漢字諸王已下廼有漢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

願得故印將率示以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

率所自為破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

知已無可柰何又多得賂遺即遣弟右賢王與奉馬牛隨

將率入謝因上書求故印將率還到左犁汗王咸所居地

見烏桓民多以問咸咸具言狀師古曰謂前驅略得婦女弱小贖之不還者將

率曰前封四條不得受烏栢降者望還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咸

曰請密與單于相聞得語歸之單于使咸報曰當從塞內

還之邪從塞外還之邪將率不敢顯決以聞詔報從塞外

還之單于始用夏矣藩求地有距漢語後以求稅烏栢不

得因寇略其人民覺由是生重以印文改易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故

怨恨廼遣右六且渠蒲呼盧訾等十餘人將兵衆萬騎以

護送烏栢為名師古曰陽言云護送烏栢人衆實來為寇勒兵朔方塞下朔方

太守以聞明年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

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人衆二千餘人毆畜產舉國

亡降匈奴師古曰毆與驅同舉其單于受之狐蘭支與匈

奴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

師古曰後成車師小國名也長其長帥也

傷都護

司馬復還入匈奴時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司馬丞韓玄

右曲候任商等見西域頗背叛聞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即

謀劫略吏卒數百人共殺戊己校尉刀護師古曰刀音貂遣人與

匈奴南犁汗王南將軍相聞匈奴南將軍二千騎入西域

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

奴玄商留南將軍所良帶徑至單于庭人衆別置零吾水

上田居單于號良帶曰烏栢都將軍留居單于所數呼與

飲食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南將軍右伊秩訾將人

衆寇擊諸國莽於是大分匈奴爲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藺

苞副校尉載級等二萬騎多齎珍寶至塞下召秀乎

苞副校尉戴級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
韓邪單于諸子欲以次拜之使譯出塞誘呼右犁汗王咸
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為孝單于賜安車鼓車各一
黃金千斤雜繒千匹戲戟十師古曰戲戟有旗之戟也戲音許宜反又音蹙拜助
為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莽封苞為宣威
公拜為虎牙將軍封級為揚威公拜為虎賁將軍單于聞
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
孫何以得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盧訾及左賢王
樂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是後
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軍

數千少者數百殺鴈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
 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廼拜十二
 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
 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
 之于丁令師古曰逐之遣入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
 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
 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
 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
 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蠱蟲
 之螫毆之而已師古曰蠱古蚊字也驅音同故天下稱明是

為中策漢武帝罷匈奴之策量采入秦文師古曰約

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齋輕糧深入遠戍師古曰約少也齋衣

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

耗匈奴亦創艾師古曰罷讀曰疲耗損也創音初向反艾讀曰艾夫下亦同而天下稱

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

袤萬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

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飢饉西

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

然後乃備師古曰援引也音爰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

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

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師古曰調發也音徒鈞反屬音之歛

又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糈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

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

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師古曰物故謂死也餘糧尚多人不

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糈餽薪炭

重不可勝師古曰糈古釜字也餽音富食糈飲水以歷四時師

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

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其下亦同不得

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師古曰累音力瑞反

如遇險阻銜尾相隨師古曰銜馬銜也尾馬尾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虜要遮前

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夫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

死發且後先至者令亞先等采入靈擊且以列艾明

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天用民力不可必立且月仇勝之

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

虜師古曰請率見到之兵且以擊虜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

咸既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以見脅狀白單于

單于更以為於粟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莽以登

代助為順單于厭難將軍陳欽師古曰厭音一涉反震狄將軍王巡

屯雲中為邪塞是時匈奴數為邊寇殺將率吏士略人民

毆畜產去甚眾師古曰毆與驅同捕得虜生口驗問皆曰孝單于

咸子角數為寇兩將以聞四年莽會諸蠻夷斬咸子登於

長安市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

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師古曰撓攪也音火高反邊民

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又屯而不出吏士罷弊師古曰罷讀曰疲

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烏珠留單于立二十一

歲建國五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即王昭

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壻也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

厚善見咸前後為莽所拜故遂越輿而立咸為烏累若鞮

單于師古曰累音力追反烏累單于咸立以弟輿為左谷蠡王烏珠

留單于子蘇屠胡本為左賢王以弟屠耆闕氏子盧渾為

右賢王師古曰渾音胡昆反烏珠留單于在時左賢王數死以為其

號不祥更易命左賢王曰護于護于之尊最貴次當為單

于故烏珠留單于授其長子以為護于欲傳以國咸怨烏

朱留單于之殘已號不次專國及立及護于為左賢王

珠留單于貶賤已號不欲傳國及立貶護于為左屠耆王

云當遂勸咸和親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

塞下師古曰虎猛縣名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和親侯王

歙者王昭君兄子也師古曰歙音翕中部都尉以聞莽遣歙歙弟

騎都尉展德侯颯使匈奴颯音立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

被繒帛給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

人及手殺校尉刀護賊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檻

付使者遣廚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歙颯莽作焚如之

刑燒殺陳良等應劭曰易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言莽依此

孝子也不畜於父母不容於朋友故燒殺棄之罷諸將率

行書卷六十四下
又下
二十四

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

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

師古曰入為寇而虜掠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共

為寇入塞辭如中國有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

力禁止不敢有二心天鳳二年五月莽復遣歙與五威將

王咸率伏黯下業等六人使送右尉唯姑夕王因奉歸前

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皆載以常車劉德曰縣易車也舊司農

出錢市車漆次易牛也至塞下單于遣云當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

迎咸等至多遺單于金珍因諭說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

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封骨都侯當為後安公當子男奢為

孝能感動白奴

後安侯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咸歎又以

陳良等購金付云當令自差與之師古曰差其次第多少十二月還

入塞莽大喜賜歛錢二百萬悉封黯等單于咸立五歲天

鳳五年死弟左賢王興立為呼都而尸道臯若鞮單于匈

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鞮邪後與漢親密見漢諡帝為孝慕

之故皆為若鞮呼都而尸單于興既立貪利賞賜遣大且

渠奢與云女弟當戶居次子醯犢王師古曰犢音讀俱奉獻至長

安莽遣和親侯歛與奢等俱至制虜塞下與云當會因以

兵迫脅將至長安云當小男從塞下得脫歸匈奴當至長

安莽拜為須卜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兵調度亦不合

而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敗會當病死莽以其

庶女陸遂任妻後安公奢李奇曰陸遂邑也莽改公王曰任奢本為侯莽以女妻之故進

爵為公師古曰所以尊寵之甚厚終為欲出兵立之者師

遠音錄任音壬曰言為此計意不止會漢兵誅莽云奢亦死更始二年冬漢遣中郎

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

綬王侯以下印綬因送云當餘親屬貴人從者單于輿驕

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師古曰言中間之時也讀如本

字又音仲反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

亦大亂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

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

前漢書卷六十四 匈奴傳 二十一

相掌距師古曰掌謂支柱也單于終持此言其明年夏還

會赤眉入長安更始敗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師古曰虞書舜典載舜命臯陶作士之言也猾亂也夏謂中夏諸國也

詩稱戎狄是膺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美僖公興師與齊桓討難膺當也春秋有道守

在四夷師古曰春秋左氏傳昭三十二年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言德及遠

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

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

季布孝文時賈誼朝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

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

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

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世歷年多

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

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師古曰下有音胡亞父有威服而臣畜之矣

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

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

親賂遺單于糝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

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

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

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鞞馬從

六郡良家材力之士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其安定天水西河武帝

所置耳史本其他付上木...

所置耳史本其地而追言也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

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嘆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

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

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

說也師古曰此說謂勸諭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師古曰此說讀曰悅故

與之厚利以没其意師古曰没溺也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

子以累其心師古曰累音力瑞反匈奴雖欲展轉柰失重利何柰欺

上天何柰殺愛子何師古曰展轉為移動其心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

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晉灼曰堅城固守不勝遺貞士

為和親之約也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師古曰咽吞也

之約也師古曰咽吞也

六君良家本大之上上即西河也其安定天水西河風俗

哺謂所食在口者也音宴哺音捕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

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

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

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

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

報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及其桀驁尚如斯師古曰驚與傲同安肯以愛子而

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

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師古曰襲重也重疊為其事夫邊

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

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剥百姓

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也乎師古

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師古

曰幾讀曰與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

師古曰直當也因其壞亂幾亡之阨師古曰幾近也音鉅依反權時施宜覆以

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

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師古曰晏晚也三世無犬吠之警務庶

亡干戈之役師古曰務古黎字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

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

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

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

其後嗣遂逃竄伏師古曰遂古遁字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

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

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師古曰味

貪也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

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

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師古曰媮與偷

同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常矣故先王度土

中立封畿師古曰度音大各分九州列五服師古曰九州

前物土貢制外內師古曰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

制或脩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執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

而外夷狄師古曰春秋成十五年諸侯會吳于鍾離公羊

外諸夏內諸夏夷狄之人會而好利被髮左社人面獸心

外諸夏內諸夏
而外夷狄也
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

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

寒露之野師古曰辟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

沙幕師古曰雍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

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

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

不內踈而不感師古曰感近也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

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師古曰懲謂使其創又其慕義而貢獻

則接之以禮讓羈靡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

常道也

匈奴傳卷第六十四下

匈奴傳卷第六十四下

匈奴傳卷第六十四下

匈奴傳卷第六十四下

匈奴傳卷第六十四下

匈奴傳卷第六十四下

匈奴傳卷第六十四下

匈奴傳卷第六十四下

匈奴傳卷第六十四下

匈奴傳卷第六十四下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班固 漢書九十五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班固 漢書九十五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師古曰後為縣屬牂柯郡其西靡莫之屬

以十數滇最大師古曰地有滇池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

邛都最大師古曰今之邛州本其地此皆椎結師古曰椎音直結反結讀曰髻為髻如結之形

也陸賈傳及貨殖傳皆作雕字音義同耳此下朝鮮傳亦同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

師以東北至葉榆師古曰葉榆澤名因以名為雋昆明師古

曰雋即今之雋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即編髮師古曰編音步典反

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雋以東北君

長以十數徙祚都最大師古曰徙及祚都二國也徙後為徙縣屬蜀郡祚都後為沈黎郡徙

材各反音斯祚音自祚以東北君長以十數毋駮最大師古曰夔州開州

皆毋種也駮音龍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師古曰土著謂有常居著於土地也

略反著音直在蜀之西自駮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

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

蹻將兵循江上師古曰循順也謂緣江而上也蹻音居略反略巴黔中以西師古

是其地本巴人也曰黔中即今黔州莊蹻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

百里師古曰地望志益州瀘池縣其澤在西北華陽國志云澤下流淺狹狀如倒池故曰滇池旁平地

肥饒數千里師古曰池旁之地也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

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廼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

長之師古曰為其長帥也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師古曰其處險阨故道纒廣五尺

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比國而關蜀

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

故徼師古曰西南之徼猶北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祚

馬棘僮旌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天行王恢擊東粵

東粵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禺令唐蒙風曉南粵師古

曰番禺音蒲何反風瀆曰南粵食蒙蜀枸醬晉灼曰枸音矩劉德曰枸

酢取其智以爲醬美蜀人以爲珍味師古曰劉詵非也子

形如桑椹耳緣木而生非桐也子又不長二三寸味尤辛

不酢今宕渠有之食讀曰銅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師古曰道

而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師古曰番禺音蒙歸至長安問

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

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

然亦不能臣使也蒙廼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師古

曰言為天子之車服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

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

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

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郎中將將千人食

重萬餘人師古曰食糧及衣重也重音直用反從巴祚關入遂見夜郎侯多

同師古曰多同其侯名也厚賜諭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師古

曰比之於漢縣也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

有也廼且聽蒙約還報廼以為捷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

犍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也

相如以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

相如以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

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饜師古曰饜古餉字數歲

道不通士罷餓餒離暑溼死者甚衆師古曰罷讀曰疲餓餒也離遭也餒音能

反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亡功師古曰耗損也音呼到反上患

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

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為害師古曰言通西南夷

大為損言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

一都尉稍令捷為自保就師古曰今自保守且修成其郡縣及元狩元年

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市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

東南身毒國師古曰即天竺也亦曰捐篤也可數千里得蜀賈入市或聞

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

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

子廼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間出西南夷師古

曰求間隙而此也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廼留為求道師古曰當

羌滇王名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師古曰為昆滇王與漢使

言漢孰與我大師古曰與猶如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

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師古曰言可專事招求之

令其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及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

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師古曰恐發兵與漢行後其國空虛而旁

國來寇抄取其老弱也且音子餘反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西

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莫入校

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八校

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師古

曰言因軍行而使誅之也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

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師古曰謂軍還而誅且蘭夜郎遂入朝上以

為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笮侯毋駜皆

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為粵雋郡笮都為沈黎郡毋駜為

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使王然于以粵破及誅南

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師古曰風讀曰諷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

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師古曰杖猶倚也相依倚為援而不

聽滇王入朝也杖音直亮反勞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

一西兩長 四

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

師古曰言物始以來常有善意滇王離西夷師古曰言東嚮事漢滇舉國降請置吏

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師古曰為之長帥

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

後二十三歲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

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師古曰並音伴遣

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為犇命萬餘人師古曰犇古奔字奔命解在昭紀擊

牂柯大破之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

將郡兵擊之師古曰辟音璧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

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明年復遣軍正王平

與大鳴廬田黃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首虜五萬餘及

與大鴻臚田廣明等竝進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

獲畜產十餘萬上曰鈞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

者師古曰鈞音鉅反町音大鼎反斬首捕虜有功其立亡波為鈞町王

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間歲武都氏入

反師古曰間歲隔一歲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額侯韓增與大鴻臚廣

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鈞町王禹漏臥

侯俞孟康曰漏臥夷邑名後為縣師古曰俞音踰更舉兵相攻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牂

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為道遠不可擊迺遣太中

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更立道

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太中大夫匡使和解蠻夷

王侯王侯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威其效可見

恐議者選更復守和解師古曰選更怯不前之意也太守

察動靜有變廼以聞如此則復曠師古曰曠空也一時三月也言空廢

一時不早發兵也王侯得收獵其衆申固其謀黨助衆多各不勝

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師古曰言起狂勃之心而殺守尉也遠臧

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師古曰孫孫武也吳吳起也賁孟賁也育

夏育也若入水火往必焦沒知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

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救旁郡守尉練

士馬師古曰練簡也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師古曰調發也要害者在我為要於

敵為害也調音徒鈞反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

執者即以爲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師古

執者即以為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

師古曰即

猶若也不毛言不生長木

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

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

師古曰如亦若也墮毀也音火規反

亦宜因其

萌牙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大將軍

鳳於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為牂柯太守立者臨邛人前為

連然長不常令

蘇林曰皆益州縣也

蠻夷畏之及至牂柯諭告夜郎

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迺從吏數十人出行縣

師古

曰行音下更反

至興國且同亭

師古曰凡音子餘反

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

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

師古曰數音所具反

曰將軍誅亡狀為民除害願出曉士眾以興頭示之皆釋

兵降師古曰鉤町王禹漏臥疾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

吏士立還歸郡與妻父翁指與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

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

等翁指據阨為壘立使奇兵絕其饑道綴反間以誘其眾

師古曰間音居莫反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師古曰共音引

兵獨進敗走趨立營師古曰趨讀立怒叱戲下令格之師古

曰嚴音許宜反又音麾解在高紀及灌夫傳都尉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

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立已平定西

夷徵詣京師會巴郡有盜賊復以立為巴郡太守秩中二

千石居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徙為天水太守勸民農桑

為天下最賜金四十斤人為左曹衛將軍護軍都尉率官

為天下最賜金四十斤八為左曹衛將軍護軍都尉卒官

王莽篡位改漢制貶鉤町王以為侯王邯怨恨師古曰邯其王名也

邯音 牂柯大尹周欽詐殺邯邯弟承攻殺欽州郡擊之不

能服三邊蠻夷愁擾盡反復殺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蠻

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為吏士賦斂取足於民以擊益州出

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更遣寧

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孟康曰莽改益州為庸部大發天水隴西

騎士廣漢巴蜀犍為吏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

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飢疫三

歲餘死者數萬而粵雋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自立為

邛穀王師古曰枚根太守之姓名會莽敗漢興誅貴復舊號云師古曰此漢興

者謂光武中興也

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師古曰真定本趙國之縣也佗音徒何反秦并天下略

定揚粵師古曰本揚州之分故云揚粵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徙民與粵

雜處師古曰適讀曰適適有罪者徙之於越地與其土人雜居十三歲至二世時南海

尉任囂師古曰囂音敖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師古曰龍川南海之縣也即今之循

州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南海辟遠恐盜兵

侵此師古曰辟讀曰僻吾欲興兵絕新道師古曰秦所開越道也自備待諸

侯變會疾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師古曰負借也南北東西數千里

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郡中長吏亡足

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師古曰被如

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

置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師古曰湟音皇曰盜兵且至

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吏以其黨為守假

師古二今為郡縣之職或字或假也秦已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

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師古曰釋置也

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為南粵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粵

師古曰輯與集同也母為南邊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粵

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

蠻夷鬲絕器物師古曰鬲與隔同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師古曰倚

音於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

武帝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

之師古曰周竈也慮音廬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領師古曰踰與踰同下

皆類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

西甌駱役屬焉師古曰西甌即駱越也言西者以別東甌也東西萬餘里廼乘

黃屋左纁稱制與中國侔師古曰侔等也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

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師古曰言不以威武加於遠方

也廼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師古曰親胡父母也歲時奉祀召其

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召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

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為太中大夫謁者一人為副使賜佗

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

師古曰言非棄外奉北番王也道里遠近業曷大幸

師古曰言非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

致書師古曰言未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

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師古曰言疾以故諄暴乎治師古

曰諄非也音布內反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為孝

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

不釋之故孟康曰辭讓帝位不見置也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

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師古曰侗之昆弟在故鄉

者求訪之而兩將軍將兵擊越者請罷之以朕以王書罷

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

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

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

師古曰言越兵寇邊長沙南郡皆厭苦之而漢軍亦當拒方

有戰鬪於越亦非利也

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

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

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

師古曰朕不得擅

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

服領以南。王自治之。

蘇林曰山領名也如瀉曰長沙南界也

雖然。王之號為

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

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

師古曰彼此共棄故云分終今以來通使

如故。

師古曰從今通使至於終父故云終今以來也

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

受之。母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

貴王。師古曰以綿裝衣曰絺。上中下者綿。頭王德樂吳真。

遺王師古曰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之多少薄厚之差也褚音竹呂反願王聽樂娛憂

存問鄰國師古曰謂東越及甌駝等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

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

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

纁纁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味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

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粵王使為

外臣時內貢職師古曰言以特輸入貢職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

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師古曰細士猶

言小人也別異蠻夷出令曰母子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

師古曰言非中國故云外越即予予牡母與牝師古曰恐其蕃息老夫處辟馬

牛羊齒已長

師古曰辟讀曰齒齒已長謂老也

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

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

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

師古曰風聞風聲

吏相

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

師古曰振起也

故更號

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

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

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

師古曰羸弱也

謂劣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

沙其半蠻夷亦稱王

師古曰言長沙之國半雜蠻夷之人

老夫故敢妄竊帝

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

甲百餘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可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

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

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與夜寐寢不安席食

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以不得事

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師古曰復音扶月反通使漢如故老夫

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

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蠹蟲也蘇林曰漢舊常以

獻陵廟載以赤轂小車師古曰此蟲食桂故味辛而積之以蜜食之也蠹音丁故反生翠四十雙孔

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文帝大說師古

曰說讀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入朝請師古曰請音才性反然其居

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武帝建元四

年佗孫胡為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與兵南擊邊邑粵

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為藩臣毋擅與兵相攻擊今東粵擅

與兵侵臣臣不敢與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

師古曰多

守職約

師古曰守藩臣之職而不踰約制

為興師遣兩將軍往

討閩粵兵未踰領閩粵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

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廼興兵誅閩粵

死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

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

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粵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

之不可以休好語入見

師古曰休誘也不可被誘休以好語而入漢朝也休音先聿反入

見則不尋復歸二國... 况力... 是月... 師古曰休誘也不可被誘休以好語而入漢朝也休音先聿反入

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

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曰文王嬰齊嗣立

即臧其先武帝文帝璽李奇曰去其階號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

摻氏女師古曰摻音居此反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摻氏女為后

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師古曰風讀曰朝嬰齊猶尚樂擅

殺生自恣懼入見要以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

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諡為明王太子興嗣立其母

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妻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

師古曰姓安國字少季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

王太后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

輔其決師古曰助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

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

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勸王及幸臣

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壹朝除邊關於

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

得自置師古曰丞相內史中尉太傅之外除其故黥劓刑

用漢法諸使者皆留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乃反王王太后飭治行

裝重資為入朝具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貴為長

吏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

王有連孟康曰蒼梧越中王在名為秦王連親婚也音灼曰秦王即下趙光也越本與秦同姓故曰秦王

其居國中其重與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師

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師古

曰愈勝也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

使者使者注意嘉執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

欲介使者權謀誅嘉等師古曰介侍也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

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南粵內屬國之

利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

不敢發師古曰杖音直亮反嘉見耳目非是師古曰具於常也即趨出太后

怒欲鏃嘉以矛師古曰鏃謂撞刺之也音窻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弟兵

就舍李奇曰介被也師古曰介甲也被甲而稱病不肯見

王及使者迺陰謀作亂王素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

不發太后獨欲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之罪使者怯亡
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
使莊參以二千人往參曰以好往數人足以武往二千人
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兵邾壯士故濟北相韓千

秋師古曰邾川邾縣人也邾音夾

奮曰以區區邾又有王應獨呂嘉為害

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
后弟摎樂將二千人往入粵境呂嘉迺遂反下令國中曰
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
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奴自脫
一時利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之意迺與其弟將卒攻

殺太后王盡殺葉使者皆遣人告魯晉語秦王及其者即孫

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

明王長男粵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之入也

破數小邑其後粵直開道師古曰縱之令深食入然後誅滅之未至番

禺四十里粵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塞

上好為謾辭謝罪師古曰謾詐也音慢又音莫連反發兵守要害處於是

天子曰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師古曰言封其子最為首也封其子

延年為成安侯膠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

德為襲侯晉灼曰襲古龍字乃赦天下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譏

臣不討賊師古曰力政謂以兵力相加也譏臣不討賊者春秋之義呂嘉建德等反自

立晏師古曰言自相置立女而心安泰無恐懼今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

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

陽下湟水師古曰湟音皇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

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師古曰從粵來歸義而漢封之

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

即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

尋陁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以粵數萬人待

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廼有千

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

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粵人縱火

燒城粵素聞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師古曰莫讀曰暮伏波廼為

營師古曰故營遺使召各者物印受使從令則召師古曰

營師古曰設營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師古曰

還賜以待降者史相招諭之也校公力攻燒敵盡力也反反師古曰力反師古曰

伏波營中師古曰遲旦城中皆降伏波師古曰遲音丈

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降者知

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為海常侯師古

之司馬若今行粵郎都稽得嘉為臨蔡侯孟康曰越中

音雞稽蒼梧王趙光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為隨挑侯及

粵揭陽令史定降漢為安道侯蘇林曰揭音粵將畢取以

軍降為瞭侯師古曰越將姓畢名取也功粵桂林監居翁

服虔曰桂林部諭告甌駱四十餘萬口降為湘城侯戈船

監也姓居名翁

前漢傳之三
下潁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以推鋒陷堅爲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也姓

騶氏秦并天下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師古曰即今之泉州建安

是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粵歸番陽令吳芮所謂番君者也

師古曰吳芮號也番音蒲河反從諸侯滅秦當是時項羽主命不王也

孟康曰主號命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也以故不佐楚漢擊項籍無諸搖帥粵

入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爲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師古

地名師古曰治音治也

曰地名即候官將是也治音弋者反孝惠三年舉高帝時粵功師古曰追曰論其功

陶君搖功多其民便附迺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世號曰

東甌王后數世師古曰后與後同古通用字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

閩粵師古曰招粵令從之閩粵未肯行獨東甌從及吳破東甌受漢

購殺吳王丹徒以故得不誅吳王子駒亡走閩粵怨東甌

殺其父常勸閩粵擊東甌建元三年閩粵發兵圍東甌東

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粵人相攻擊

固其常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中大夫嚴助詰蚡言當救

天子遣助發會稽郡兵浮海救之語具在助傳漢兵未至

閩粵引兵去東粵請舉國徙中國迺悉與衆處江淮之間

六年閩粵擊南粵南粵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以聞上

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天司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為將軍兵

未諭領閩粵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曰王以

擅發兵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衆強即幸勝之後來益

多師古曰言漢地廣大兵衆盛滅國乃止今殺王以謝天

子天子罷兵固國完不聽廼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

即從殺王師古曰從音初江反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

者誅王王頭至不戰而殖利莫大焉廼以便正案兵告大

司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軍兵曰郢等

首惡獨無諸孫張晏曰孫音操與讀曰豫君丑不與謀師古曰

使郎中將立丑為粵繇王奉閩粵祭祀餘善以殺郢威行

國中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為餘善不

足復興師曰餘善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粵王

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粵反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

從樓船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師古曰解者

言分不行持兩端陰使南粵師古曰遣及漢破番禺樓船

將軍僕上書願請引兵擊東粵上以士卒勞倦不許罷兵

令諸校留屯豫章梅領待命師古曰聽明年秋餘善聞樓

船請誅之漢兵留境且往師古曰言兵在境迺遂發兵距

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砂武林梅領殺漢

三校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師古曰齒城陽

恭王子也舊不敢擊卻就便處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皆坐畏懦誅

餘善刻武帝重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師古曰妄自尊大也上遣橫海

將軍韓說出句章師古曰說讀曰悅句章會稽之縣浮海從東方往樓船

將軍僕出武林師古曰中尉王温舒出梅領粵侯為戈船

下瀨將軍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粵東粵素發

兵距嶮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史樓

船軍卒錢唐棊終古斬徇北將軍師古曰棊唐會稽縣也棊姓終古名也棊音袁

為語兒侯孟康曰越中地也今具南亭是師古曰語字或作緝或作籟其音同自兵未往故

粵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不聽及橫海軍至陽

以其邑七百人反攻粵軍於漢陽及故粵建成侯敖與繇

王居股謀俱殺餘善以其眾降橫海軍封居股為東成侯

萬戶封敖為開陵侯師古曰功臣表云開陵侯建成以故

傳云名敖疑表誤封陽為卯石侯師古曰功臣表作外橫海將軍

說為按道侯橫海校尉福為繚嫪侯師古曰繚音遼福者

城陽王子故為海常侯坐法失爵從軍亡功以宗室故侯

及東粵將多軍李奇曰漢兵至棄軍降封為無錫侯故甌

駱將左黃向斬西于王封為下麇侯師古曰於於是天子曰

東粵阻多阻閩粵悍數反覆師古曰詔軍吏皆將其民徙

處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虛

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師古曰戰國時燕國略得

地為置吏築障障師古曰障所以自障蔽也音之亮反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

興為遠難守復脩遼東故塞至泚水為界師古曰泚水在樂浪縣音普蓋

反屬燕王盧綰及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結蠻

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泚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

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師古曰燕齊之人亡居此地及真番朝鮮

蠻夷皆屬滿也都王險李音曰地名也會孝惠高后天下初定遼東太守

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毋使盜邊蠻夷君長欲入見

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

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

師古曰滿死傳子子死傳孫

師古曰滿死傳子子死所誘漢亡人滋多師古曰滋益也又未嘗

傳孫右渠者其孫名也師古曰入見師古曰不朝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闓弗通

師古曰辰謂辰韓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

奉詔師古曰譙責讓何去至界臨涇水使馭刺殺送何者

朝鮮裨王長師古曰長者裨王名也送印度水馳入塞遂

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弗詰拜何為遼東東

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攻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

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

遼東誅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如淳

東兵多也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師古曰於樓船將齊兵

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擊樓船

樓船軍敗走將軍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

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為兩將未有

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

恐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疋

及餽軍糧師古曰餽亦饋字人衆萬餘持兵方度沮水使者及左

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

使者左將軍詐之遂不度沮水復引歸山報天子誅山左

將軍破沮水上軍廼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

城南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師古

幸於外... 幸於外... 幸於外...

幸於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已多敗

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

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廼陰間使人私約降樓

船公師古曰與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

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

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

失軍罪師古曰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

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乃使衛山諭降右渠不能顯決

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師古曰顯與專同今兩將圍城又

乖異以故又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

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船數

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

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

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

師古曰戲讀與麾同并其軍以報天子許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

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陶尼谿相參將軍王啖凡五人

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師古曰相路人一也相韓陶二也尼谿相參三也將軍王啖四也應氏乃云五人誤讀

為句謂尼谿人名失之矣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

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也師古曰此

說非也不能與猶言不能也王又不肯降陶啖路人皆亡降漢路入道

死元封三年夏厄谿相參廼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

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

渠子長師古曰右渠之子名長降相路人子最師古曰相路人前已降漢而死於道故謂

之降相最者其子名告諭其民誅成已故遂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

浪玄菟四郡封參為澧清侯師古曰澧音獲陶為秋苴侯晉灼曰

秋苴屬勃海師古曰苴音十餘反吹為平州侯長為幾侯最以父死頗有

功為沮陽侯左將軍徵至坐舉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

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蘇林曰列口縣名也度海先得之擅先縱

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贊曰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句

踐亦以粵伯師古曰伯讀曰霸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王漢誅西

南夷獨滇復寵及東粵滅國遷衆繇上居股等猶為萬戶

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發於唐家司馬和

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何遭世富盛動能成功

然已勤矣言其事其勤勞追觀太宗填撫尉佗師古曰言

德安撫之也暋音竹刃反豈古所謂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者哉師古曰

氏傳僖七年諸侯盟于葵毋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

攜以禮懷遠以德攜謂離貳者也懷來也言有離貳者則

招集之恃險遠者則懷來之也故贊引之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浙江圖書館善本

登記號：01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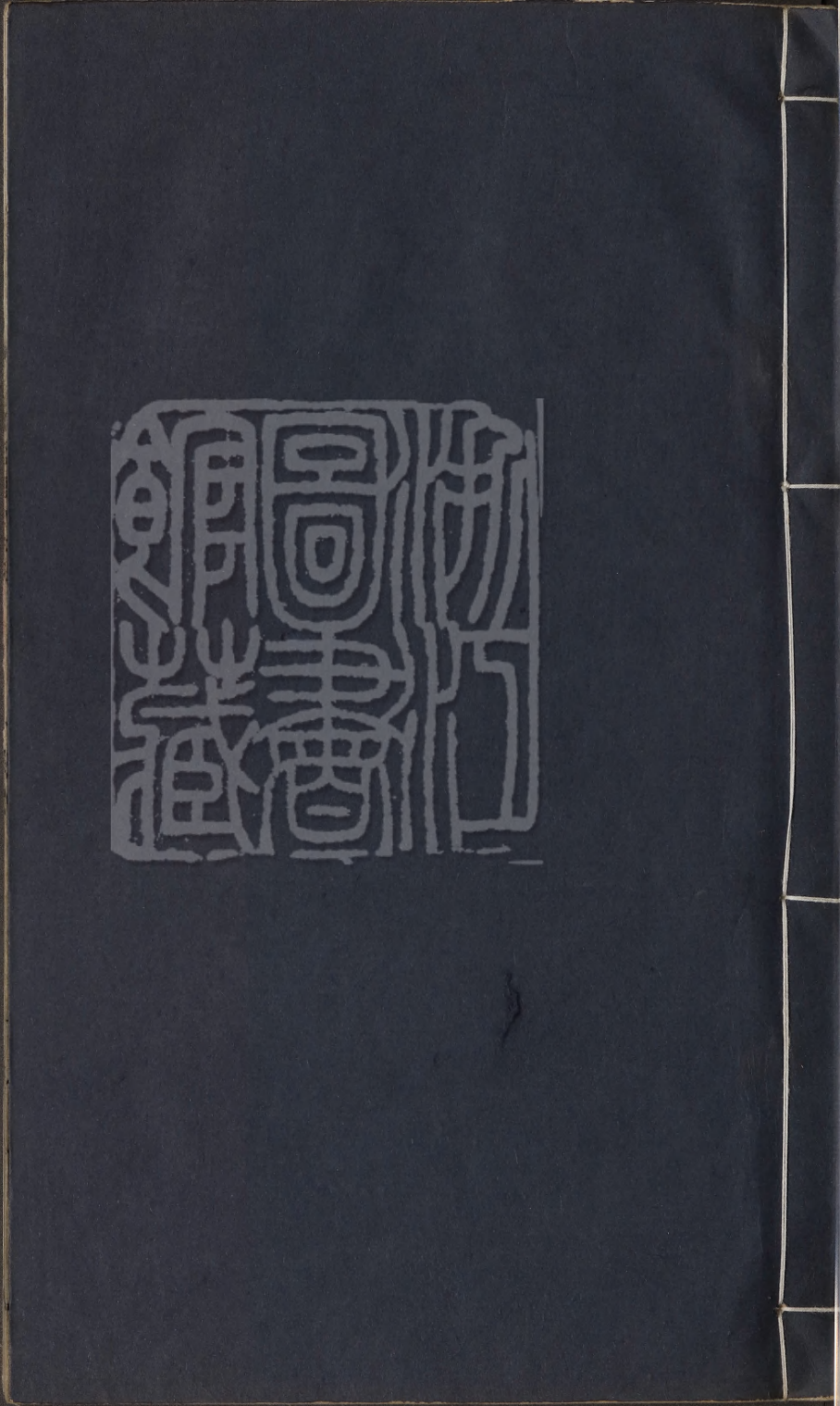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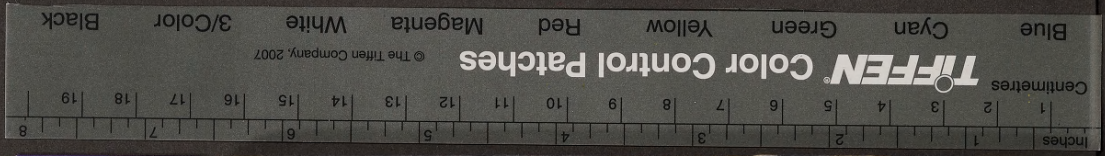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029293

一九 年 月 日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